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升 菴 全 集

(八)

楊 慎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升菴全集

(八)

楊慎著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集全菴升
冊八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著作者 楊 慎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鎮徐

七三三上

(本書校對者 龍旭光 徐鼎銘 潘其璇
劉培慧 周蘊侯)

升菴全集七十四卷

宋儒論天

邵堯夫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依附。曰。自相依附。自斯言一出。宋儒標榜而互贊之。隨聲而妄衍之。朱子遂云。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天豈有軀殼乎。誰曾見之乎。既自撰爲此說。他日遂因而實之曰。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似曾見天殼矣。自古論天文者。宜夜周脾渾天之書。甘石洛下閎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爲虛無異端乎。元人趙綠督始稍正邵子之誕。而今之俗儒。已交口議之。又邱長春世之所謂神仙也。其言曰。世間之事。尙不能究。況天外之事乎。由是言之。則莊子長春固爲正論。而康節晦翁之言。似不足取矣。

本朝劉伯溫亦古甘石洛下之流。其言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是。聖人所不能知也。非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歷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算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豈惟此爾。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嗚呼。伯溫此言。其確論乎。其曰好勝者。蓋指宋儒之論天者。予嘗言東坡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盡處於物之外。方見物之真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面目。且聖賢之學。切問近思。何必求知天外之事耶。

天綱

漢書玉衡构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北斗爲天綱。本此予嘗與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綱星。非北斗也。予因笑曰。昔人謂文選。只有班孟堅文。無班固文。觀子之言。信矣。其人亦不悟。

兩兒辯日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故。一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升中。纔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近者大乎。言初出遠者曰。日初時。滄滄涼涼。及升中。熱如探湯。豈非近者熱。遠者涼乎。桓譚新論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爲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旁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愈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旁也。日爲天陽。火爲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旁與上。診其熱遠近。殊不同焉。日中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時。又新從太陰中來。故涼於其西。在桑榆間也。桓君山曰。子陽之言。豈其然乎。張衡靈憲曰。日之薄地。闇其明也。由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地同明。明還自奪。是以望之若小。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而差微。晉束皙以爲旁方與上方等。旁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大小。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蓋其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惑。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感心。形有亂目。故仰游雲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

徒矣。安岌云。余以爲子陽。天陽下降。日下熱。束皙言天體存於側。則日大。頗近之。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於天度。驗之於晷影。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疎。在上則其間密。以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視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卽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氣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燄黃。日亦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燄也。光衰失常。則爲異矣。因讀列子。而蠡集舊說如上。又思列子之爲此段。雖曰寓言。實有至理。蓋引而不發。使後人深察澄觀。而得其說。故設爲兩兒之言。以戲百世之下。迄今百世之下。雖宿學妙術。屢數百辭。而猶不可了然。使果有兩兒。而以關子陽。桓君山。束皙。安岌。當之。亦未易折此兩黃口也。朱紫陽云。必有真人。乘龍凌虛。出倒影之上。崑崙之外。而後可訂其是非耳。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茲言善夫。

邱處機論日

易曰。日入地中。明夷。邵子云。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邱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於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旣上於天。如何卻沉於地乎。且星隕於地。而化爲石。古今有之。星墜於地。猶化爲石。況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月遷移。一歲之終。經歷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

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日入地時，與箕斗拆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而行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卻得恰好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昧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直斗初沒，子丑寅卯，周天輪次，迤邐而去，未嘗暫止。北斗轉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之卦，文王拘於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爲據？右邱長春所論如此，愚按明夷，日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構精之說，元儒已譏其襲天，由此觀之，長春之識卓矣。

日昃曰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昃也。

日斜曰曠

音移

越絕：漁父歌：日昭昭，浸以曠曠。日斜也。遼左有東曠縣。賈誼賦：日斜庚子。斜音移

飛谷

劉向九歎：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王逸註：飛谷，日所行處道也。

日寸月尺

范子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成數也。

鬱儀結璘日魂月魂

黃庭經云。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璘善相保。注引上清紫文云。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又服日精。月華之法。日初出時。東向叩齒九通。微咒日魂。名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照輜綠暎。迴霞赤童。玄炎。隨象。呼此十六字。日中五色流霞。俱入口中。月初出時。西向叩齒。微咒月魂。名月中五夫人字曰月魂。暖。蕭芳艷。翳寥。婉虛靈。蘭鬱華。結翹。淳金清瑩。炁容素標。呼此二十四字。月中五色精光。俱入口中。此其說甚誕。然從來亦久矣。唐陸魯望詠橘詩。剖似日魂初拆後。弄如星髓未彫前。宋王半山梅詩。好借月魂來映燭。恐隨春夢去飛揚。正用其語。而鬱儀結璘。文人好奇者。屢用之矣。又羿妻嫦娥。小字純狐。亦出緯書。迂恠不足言。聊筆之。以爲獻笑之適。

彈烏扶馬

李長吉相勸酒詩曰。羲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閑。彈烏崦嵫竹。扶馬蟠桃輶。烏。日中鳥也。扶音叱。朴也。今本誤作扶非馬。日車之馬也。楚辭。噉將出兮東方。照吾乘兮扶桑。撫余馬兮安車。夜皎皎兮旣明。淮南子曰。出虞淵。爰息其馬。是也。○古者羲和爲日御。莊子因御字。遂有日車之說。楚辭。淮南子。因車字。遂有馬之說。

吳泉

吳泉。卽虞淵也。吳。古虞字省文。如虜之省爲乎。禮之省爲祖也。唐人避淵爲泉。避神堯諱也。河圖緯象云。邪之隘。上爲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爲吳泉。月所登。

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於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卽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爲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俄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注音機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爲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究題爲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爲常娥卽拾遺之爲十姨也

蟾蜍

月中獸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皆缺

玉井金波

梁謝舉凌雲臺詩勢高陵玉井臨迥度金波謝朓詩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金波月也玉井玉繩皆星名

旁羅

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尙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餘之鄭元注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卻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爲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遺

金虎

甘石星經。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星之精。太白入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張平子賦。始于宮隣。卒于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謬自爲說。

離瑜

天文志曰。西三星曰離瑜。離與縈同。袿衣也。傅毅所謂華袿飛鬢垂織羅也。瑜玉飾也。皆婦人之服也。星微則後宮儉明則後宮奢。

織女昴星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大昴中而芋食。春秋元命苞云。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中收芋苜。正用此二事。而人罕知其所出。

甘氏星經

甘氏星經云。日一星在房之西。氏之東。日者陽宗之精也。爲鷄二足。爲鳥三足。鷄在日中。而鳥之精爲星。以司太陽之行度。日生於東。故於是在焉。月一星在昴之南。畢之北。月者陰宗之精也。爲兔四足。爲蟾蜍三足。兔在月中。而蟾蜍之精爲星。以司太陰之行度。月生於西。故於是在焉。日精在氏房。月精在昴畢。自司其行度。而氏房昴畢。乃黃道之所經。不得而司之。又曰。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斧吏在壁西南。蓋雷公電姥。雲將雨師。與夫霹靂斧吏。皆北方水府之精。而姬訾爲天門。故其神栖焉。室不得而司之也。

石氏星經

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爲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氐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氐胸房腹箕所糞也司春司木司東嶽司東方司鱗蟲三百六十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爲七宿斗有龍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室壁皆龜蛇蟠蚪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北方司介蟲三百六十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爲七宿奎象白虎婁胃昴虎三子也畢象虎觜參象麟與璘同
斑文也觜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嶽司西海司西方司毛

蟲三百六十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爲七宿井首鬼目柳喙星頭張喙翼翮軫尾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蟲三百六十○左傳史記天官書喙作喙喙張卽柳張兩星之間也隋志喙作注又有注張之文或訛爲注張皆本于石氏柳爲鳥喙之說○王奕曰朱鳥以其羽蟲之長稱乎而曰鶉首鶉尾何也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鶉赤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鶉紫鳳謂之鶉蓋鳳生於丹穴鶉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焉考之月令夏其蟲羽鳳羽蟲之長故南方之宿爲朱鳥吳興沈氏以朱鳥爲丹鶉豈知四獸皆蟲之長也鶉之微何預

注張

正德丁丑歲武廟閣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因命內閣取祕書通考別本又作注張顧問欽天監亦不知爲何星也內使下問翰林院同館相視愕然慎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喙也鳥喙也音咒南方朱鳥七宿柳爲鳥之喙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爲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

內使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辨且博矣。不涉於私習天文之禁乎。

中宮宿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二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三台。司四季。司中嶽。司中土。司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之子孫。司保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脊於後。軒轅黃龍於中。則是軒轅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是求之未盡也。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令所謂中央。五時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天市垣之星。而在張宿之分野。分爲土德。寄于鶉火。亦猶是也。張衡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交合。威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霓。離爲背。裔分爲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土之無定位。而金木水火賴以成與。

九宮

歷中九宮。天蓬星。太一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衡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見唐會要。

九宮七色

九宮七色之說。出於乾鑿度云。伏羲時。龍馬出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五居其中。謂

之九宮。其色則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今大統歷中，每月列於下方，謂之飛九宮。

依烏哀烏

史記天官書：五帝座後聚十五星，蔚然曰郎位。漢書：蔚然作哀烏，甘氏星經作依烏，依亦音哀也。注云：哀烏蔚然，皆星之貌狀爾。武功縣刻儲光羲詩首一篇，以哀烏郎作衰烏郎。康德涵問余：衰烏郎何說？余曰：必是哀烏郎。康深然之。及檢天文圖，作依烏，又疑而不及改正。按依亦音哀，白樂天詩坐依挑葉枝，自注依音哀。曹子建詩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可證。

十二軍以天星爲名

唐武德中置十二軍，皆取天星爲名。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元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邠州道爲招搖軍，麟州道爲苑遊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宣州道爲天節軍。李太白詩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正指此。注者亦不知也。

孟婆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皂。宋徽宗詞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舶棹，野人相傳以爲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騷駮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媪，此言雖鄙俚，亦有自來矣。

颶風

音貝。凡海潮溢。皆此風爲之。每一二歲。或三四歲。一作。必在秋初。過白露。雖作不甚猛矣。海人最患苦之。俗謂之颶母風。言海溢。子當負母乞食。嶺表錄云。春夏間。有暈如虹。謂之颶母。必有暴風。則以虹爲颶之母爾。佛經所謂風虹爲颶。言雲文如貝也。此說最近理。凡此風作。先一二日。片雲漫空疾飛。海人呼爲颶潮風。爲海溢之先兆也。東廣航海者。曰犂頭雲。蘇叔黨颶風賦云。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與虹暈犂雲之說相合。許慎說文。作颶。从貝。解云。具四方之風。非也。按柳子厚詩。颶母偏驚估客船。唐子西詩。雲黃生颶母。雨黑長楓人。字皆從貝。柳文注。亦音貝。無從貝之說。今韻會收颶於七遇。而九秦無颶字。合補正之。

四時風

郎仁寶云。春之風。自下而上升。紙鳶因之以起。夏之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是爲吼地而生寒。驗之良。是余少時。春月自京。回蜀應試。馬上風起。時有一二雨。點着面。以爲將雨。土人曰。非雨也。乃風吹樹上水耳。咸訝其言。按春曰條風。言風所披拂。津葉潤莖。噓枯吹生。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亦有潤。楚辭。光風轉蕙。汎崇蘭。謂之光者。草木遇之而有光也。夏之風。惟在半空。故樹杪有聲。而暑氣不解。至秋涼風至。則自上而下矣。冬之風。鬻發吼地而生寒。唐詩。北風捲地百草折。諺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鬻。最。有證耳。爾雅注。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者。下也。扶搖暴風。從下上升。謂之焱。焱者。上也。昔人已有此說矣。

風行水上

文選賦有物色一類。李善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地氣然亦有光。毛萇詩註云風行水上曰濳。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即有文章也。按老泉文甫字說本之易衍之詩註而發其旨者李善也。○今按風亦可言色。楚辭云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云雨止日出而風草木亦有光也。樂府今朝風色好是風亦可言色。

雲名

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鶴若衆車有其狀若懸金而赤其名曰雲矠。呂氏春秋明理篇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

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一作佳人一作美人 魏雲如鼠齊雲如絡越雲如龍蜀

雲如困。兵書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之狀。○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鶴。一作鶴謂曉詩鶴雲

起。且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嘴亦如珠。一本作赤如緇 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

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易通卦驗八節占雲 吹雲。陳思王有吹雲贊言雲如吹綸絮也 妬羅雲。雲如羅華殿經 妙髮

雲如美人樓閣雲。同上虞邵菴畫蘭詩手攬雲髮結化為樓閣雲。蕭雲。宋書符瑞志見前注。蘭雲。南齊書日於蘭雕雲。符瑞志雕雲自成五色儀鳳暗合八音又云雕雲素靈發祥漢氏散髻

雲。漢五行志有雲如森風散髮髻如亂髮也。粉雲。蔣捷詞粉雲天末起。鱗雲。山谷詞練涼雲。李賀詩雨過飛涼雲。覆車雲。京房易占云黃雲如覆車為大豐。喬雲。太玄喬雲紫霓旁赤

繪雲。緯書立秋濁陰雲出如赤繪。蒼雲。春秋文耀鉤云楚有蒼雲如霓圖軫七重中有荷芹之人向軫而踴庚信哀江南賦蒼雲則七重圖軫。皂雲。東方朔占雨候。合峰雲。唐太宗詩。泄雲。蜀都賦窮岫泄

詩泄雲。油雲。孟子行清曉。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涔雲波水。呂寶光雲。涔雲雨雲也。元好問詩兜羅錦界寶光雲。

屯雲

中山王文木賦。奔電屯雲。薄霧濃霧。皆形容木之文理也。杜詩屯雲對古城。實用其字。李易安九日詞。薄霧濃霧愁永晝。今俗本改霧作雲。

書雲

詩人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以為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獨以為冬至事非也。余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注曰。雲迎日出。雲逆日沒也。冬至獨用書雲事。指此未為偏失也。

黃雲

春秋運斗樞曰。黃雲四合。女訛驚邦。感精符曰。妻黨翔。則黃雲入國。謂女謁盛也。淮南子曰。黃天之氣上

爲黃雲。下爲黃埃。江淹詩。河州多沙塵。風吹黃雲起。李太白詩。黃雲城南烏欲栖。

紫蜺喬雲

太玄曰。紫蜺喬雲。朋園日。君子小人並進之象也。測曰。紫蜺喬雲。不知刊也。紫蜺以象小人。喬雲以象君子。言紫蜺當刊。喬雲當慶也。

紫磨素雯

佛書。有紫磨金。王半山詩。紫磨月輪升。三墳書。月素雯。雯。雲成文章也。

綺雲頽霞

綺雲之館。頽霞之臺。江淹學兔園賦中語也。

雪華雹實

埤雅曰。雪六出而成花。雹三出而成實。

雷電

雷從回電從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成電也。

朝雲暮雨

朝雲喜晴。暮雲喜雨。故宋玉賦曰。朝爲行雲。暮爲行雨。

駛雨

西陽雜俎。河水色渾駛流。尸子。黃河龍門駛流如行箭。

元好問詩。馱雨東南來。自注。馱與快同。見魏志。趙松雪有馱雪帖。

文武露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尙武。沉重者。人尙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采醴雀餉

蔣山栢林。常多采醴。陳後主。以爲甘露。○雀餉。後人亦認爲甘露。

華漢

詩人稱天河曰銀河。銀潢。銀漢。皆常語也。李賀曰。銀灣。江淹曰。繩河。緯書云。王者有道。則河直如繩。謝朓詩曰。華漢淳虛。用詩雲。漢昭回之意。陸龜蒙云。繩河裏。扇月旁。

絳河

漢武內傳。王母使女侍問武帝云。上問起居。遠隔絳河。蓋道書。天有九霄。赤霄。碧霄。青霄。玄霄。絳霄。黔霄。紫霄。練霄。縉霄也。絳河。卽絳霄。王維詩。雲霄出絳河。

梁玉清

李元獨異志云。秦并六國時。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逃入衙城小仙洞。且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丁搜捕。太白歸位。玉清有子。名子休。謫於北斗下。其子休配於河北行雨。每至小仙洞。恥母淫奔之所。輒回。故其地少雨也。

水虹風虹

水虹、屈霓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水虹、漢人呼爲水椿。

九虹

春秋感精符曰：九女並譌，則九虹並見。○緯書凡曰女訛者，謂嫡庶失敘也。

駁霞

袁翻思歸賦：駁霞兮絳霧。韓文：雲陰解駁，日光穿漏。

輕瓊冷絮

唐小說雪詩：有輕瓊冷絮舞長空之句。

七政

日月木火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增入月孛、紫炁、羅喉，計都，四餘星，爲十一曜。計生於天尾，羅生於天首，孛生於月，炁生於閏。蓋日月行道如兩環，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之行遲速有常度，遲之處，卽孛也。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今七政歷亦有四餘躔度。

望氣經

唐邵謬著望氣經，言墨子、呂不韋、陳平、范增，皆有其書，今不可見。其書引易通卦驗，春秋感精符，荊州占未央訣，比之史記天官書爲備。今刺取其要，凡望氣占候，皆在子午卯酉之時。太乙初移宮，皆有氣見，可

以測之。夕則日入時。朝則日出時。夜則夜半時。中則午時。天無言。以七曜垂文。地無言。以五雲騰氣。四時無言。以寒暑變節。六甲無言。以孤虛定位。晉之雲氣。白潤精明。楚雲如日。渤海碣岱之間。雲氣正黑色。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荆雲如犬。秦雲如行人。周雲如車輪。華山河南氣色。下黑上赤。韓雲似布。幽薊之氣。如長蛇形。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蜀雲如困。釐乍高乍下。濟水之雲。如黑猪。東齊之雲。如青鮫。淮水之間。氣如瀑布。渭水之象。如白狼尾。東海之氣。如懸燈附漢。亦如圖畫。

晉志東海氣如圖畫

江漢之氣。如搖杆。東齊吳鄭之間。氣

如絳衣。趙冀氣如黑牛尾。燕趙之間。上清下黑。北夷氣如穹廬狀也。北狄之氣。如牛羊之羣。來而不斷也。南蠻之氣。如船如閣。亦如旌旗搖動。東夷氣如樹。西戎氣如屋宅之狀。海旁蜃氣。如樓閣。廣野之氣。如宮闕。千歲靈龜。上有白雲。常聚雲氣。多黑潤者。其下有潛龍。二分二至。必占雲氣。黃雲如覆車。五穀大熟。青雲致蟲。白雲致盜。烏黑雲多水。赤雲有火。鬱鬱蔥蔥。隱隱隆隆。佳氣也。綿綿綉綉。條條片片。兵氣也。澤澤燄燄。女子氣也。如藤蔓掛樹者。寶氣也。紫氣如樓者。玉氣也。絕氣有銅。紅氣有瓊。爲璘。褐色爲鐵。赭色雲氣下垂。不可以掘。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早雲烟火。涔雲波水。陣雲如邱垣。杼雲類杼軸。杓雲如繩。蜺雲類闕旗。勝兵雲氣如織。敗兵雲氣如枯。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曰卿雲。卿雲者。喜氣也。若霧非霧。若蒙非蒙。着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國被甲而趨。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邵鄂賦曰。圓穹上乎神運。方輿下乎氣昇。聖主臨朝。黃赤鳳龜於宮闕。賢人出處。五色龍虎於樓城。鬱鬱蒼蒼。華蓋氤氳。而聖著。紛紛郁郁。紫桂輪

困而漸生。九土表山河之異。四方陳介冑之名。晉氣皎皎。楚日亭亭。渤海碣岱。漆黑來經。鼠從魏軍。越有龍騰之勢。犬隨荆卒。秦當人步之形。周土如輪。華山之鳥雲上赤。韓疆似布。薊門之蛇象均青。宋國排轅。魯邦陣馬。有蜀困輦。或高或下。黑猪濟水。齊郊之青氣繞天。素練江濱。嵩嶽之赤雲在野。少室白兔。淮南之瀑布條長。渭水白狼。東海之懸燈焰寡。江漢搖杆。吳鄭絳衣。青黑燕趙。穹廬北夷。海傍蜃樓。北方見牛羊羣畜。廣野宮闕。南蠻動船。閣旌旗。樹接東夷。龜億結白雲。竟日宅臨西戎。龍潛聚黑氣。經時。

宇宙

上下四旁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人皆知之。而不知其出於尸子也。楊子太玄曰。闔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

三國正統

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爲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爲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天心星。曰心爲天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抑又何哉。梁武帝時星變。占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被髮跣足。下殿以禳之。未幾。北朝有孝靜帝之變。武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皁白之證也。噫。人之責天。亦太詳矣。爲天者。不亦難哉。世說云。月犯少微。隱士當之。戴顓自以爲憂。旣而無恙。當時戲謂顓求死不得。此尤可笑也。

升菴全集七十五卷

槐序

槐序指夏日也。王晏和徐孝嗣詩。槐序候方調。

歲陽名

歲陽名始見於爾雅。攝提格以下二十四名是也。後世相傳以爲古甲子。余疑其非。何也。簡冊之古。莫如典謨。其次易卦爻辭。其次毛詩。其次諸子。尙書辛壬癸甲。易先甲後庚。詩吉日庚午。又朔日辛卯。般人以生日名子。十干備至。春秋紀年。則昭然不紊。不聞有一字及於爾雅十干之異名也。獨史記曆書紀漢武帝以來見之。意當漢世術家創爲此名。藏用隱字。以神其術。而後人竄入爾雅。堯舜三代恐無是稱。謂也。司馬公取以紀通鑑。亦信而好古之意。慎初以爲是。今疑其非。願與有定見君子商確之。楚辭攝提貞於孟陬兮。分明用曆家之言。稍變其字。以別于寅庚之文。非必謂以是紀歲也。

放春行春發春班春

古者諸侯迎春於東郊。齊曰放春。見管子。楚曰發春。見楚辭。漢書太守有行春班春之文。

禊有春秋

禊水上祓除也。然有春禊秋禊。論語浴乎沂。注上巳祓除。王右軍蘭亭暮春修禊。此春禊也。馬融西第頌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輪。蝦蟇吐瀉。庚辛之域。劉禎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

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

粉荔

玉燭寶典云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鷄蠟燕粉荔枝故宋人賀正啓有瑞翼餞臘粉荔迎年之句。

冬至夏至

周髀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照三不覆九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照九不覆三照三者南三方巳午未也不覆三者北三方亥子丑也。

另日

俗謂異日曰另日另字音命令之令然其字說文玉篇無有也只當作令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曰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令日卽異日也注謂令爲善非。

秦春秦秋

古太字音義與秦通大別作秦自范曄作後漢書始用之避其家諱也按莊子有虞氏不及秦氏秦氏謂大庭氏也管子書有秦春秦夏秦秋秦冬董仲舒策陽長居大夏陰長居大冬正用管子語則大冬大夏皆音秦今人皆失其讀。

十二屬

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爲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爲也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豕形餘可推而知矣。

汎月朽月

蜀西南多雨。名曰漏天。杜子美詩。鼓角漏天東。又。徑欲誅雲師。疇能補天漏。是也。自秋分後。遇壬。謂之入霑。吳下曰。入液。宋黃仁傑夔州苦雨詩。九月不虛爲朽月。今年賴得是豐年。汎音讀爲帕。平聲。東方朔傳。諸語云。令壺翻。老拍塗。塗與汎同。注云。丈加切。其下解云。塗者。漸洳徑也。亦雨濕泥濘之義。爾雅。十二月爲畢塗月。汎月之諺。雖俗。其音義字形。亦遐而尙矣。

支干

星書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紀用歲陽歲陰名。故温公通鑑紀年。以攝提格闕逢之名。蓋有存古之義。不知者議之。以爲不若直用甲子。乃不學之過也。觀歲陽名一條。此或是前時未定之見。

渴日兢辰

魏董遇。字季真。從學者。苦渴日。遇言。當以三餘。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渴日。可對兢辰。

養花天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此月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曰。野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又云。中酒情懷因小會。養花天氣爲輕陰。

耗磨日

正月十六日。謂之耗磨日。張說耗日飲詩云。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爲。又曰。上

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但令不事事。同醉俗中人。此日必飲酒。官司不令開庫而已。

歷名括

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剖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

五時象五器

甘氏星經。太昊執規而治春。炎帝執準而治夏。黃帝執繩而治四方。少昊執矩而治秋。顓頊執權衡而治冬。諸書祖其說。互有同異。淮南子云。執衡治夏。權衡二物相依爲用。豈可分也。素問作執矩治夏。執衡治秋。尤謬。矩所以爲方。義以方外。秋金義也。焉有執衡之理。蓋鑿流傳會不通理之說也。春規圓以應仁也。夏準平以應禮也。中央繩以應信。信非一定之謂。繩亦非一定之器也。秋矩方以應義也。冬執權衡以應智也。五器分五時。而冬有其二。亦猶東蒼龍。南朱雀。中央勾陳。西白虎。而北方玄武。騰蛇。又如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勾龍。西蓐收。北方曰修。曰熙。亦二神。其理甚奧。其說甚長。五時分配五器。淮南素問猶差謬。無怪乎卜者以戊起勾陳。己起騰蛇。強以水爲土。而不知冬有玄武。騰蛇二神。壬起騰蛇。癸起玄武。既不謬其方。玄武曷常無位乎。

六神

今之易卦。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起勾陳。己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蓋不通理者。遷就之敵。戊己同爲土。豈可分爲二。騰蛇爲北方水獸。何以移之中央乎。今定其次。戊己共起勾陳。而壬起騰

蛇。癸起玄武。得其當矣。何也。北方之次。於卦爲艮。有終萬物。始萬物之意。於方爲北。又爲朔。於人身爲腎。有左右。於器爲權衡。於物爲龜蛇。於色爲玄黑。於官爲修熙。於四德爲貞正而固。亦兩事也。於太玄。罔蒙直會冥。以配四時。而冬兼會冥。且壬爲陽水。以騰蛇之雄配。癸爲陰水。以玄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此誤千餘年矣。卜之不驗。豈不由此。

勾陳

六壬家。甲乙青龍。丙丁朱雀。戊己勾陳。庚辛白虎。壬癸騰蛇。玄武。而卜者病玄武無位。以戊爲勾陳。己爲騰蛇。而壬癸爲玄武。不知戊己爲中央。必屬勾陳。而壬癸北方。兼龜蛇二象。今強分騰蛇於己。是以中央爲北也。勾陳不知何物。宋仁宗祀六神。以麒麟爲勾陳。又云。勾陳。天馬也。又樂書云。祝之色有五。東畫青龍。西白虎。南赤鳳。北玄龜。中畫黃螾。螾。邱蚓也。黃帝以土德王。有土瑞。邱蚓如虹。其說尤曲。

五運北方有二

重爲春神。曰勾芒。黎爲夏神。曰祝融。勾龍爲中央神。曰后土。該爲秋神。曰蓐收。修與熙爲冬神。曰玄冥。春夏中央。秋之神。皆一人。而冬獨有二者。蓋冬於方爲朔。於卦爲習坎。於腎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玄黑。則官有修熙。宜矣。六壬家。甲乙青龍。丙丁朱雀。戊己勾陳。庚辛白虎。壬癸騰蛇。玄武。亦此理也。在易四德。元亨利貞。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貞亦兩德。太元準易。罔象直會冥。以配元亨利貞。而亦兼會冥。

五靈配五方

漢世先儒說左氏。皆以五靈配五方。龍、木也。鳳、火也。麟、土也。白虎、金也。神龜、水也。其五行之序。則木爇生火。火地生土。土卯生金。金溲生水。水液生木。五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龍至。木官修鳳至。火官修麟至。土官修白虎至。金官修神龜至。故曰。視明禮修。麒麟來游。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正知。而名川出龍。貌恭體仁。鳳皇鳴桐。

五運六氣

鑿家五運。皆起於月初。天氣之先。至乾知大始也。六氣皆起於月中。地氣之後。應坤作成物也。

星禽

今之推命有星禽。蓋以在地十二支。配在天之二十八宿。如角木蛟。則配以亢金龍。每辰加一倍。而爲二。惟子午卯酉四正之方。星辰至此。轉移稍遲。故三之。恰適合二十八之數。亦巧矣。古者術數。又有三十六禽。蓋每辰而三世少知之。子則鼠也。蝙蝠也。燕也。丑則水牛。黃牛。兕牛。寅則虎。豹。羆。卯則兔。狐。貉。辰則龍。蛟。虬。巳則蛇。蚓。蛞。蝓。午則馬。鹿。獐。未則羊。犴。羚。申則猿。猴。狢。酉則雞。雉。烏。戌則狗。狼。豺。亥則豚也。獮也。蒿猪也。陶隱居本草注。略引之。李淳風引詩緯推災度。以十五國風應十五星禽。而以蛞蝓屬邶國。可謂附會不經矣。然其說自戰國以來有之。雖謬悠孟浪。然亦古矣。特著其說。以廣異聞。蛞蝓。今之蝸牛。亦穴居者。故與蛇蚓同類。邶國區區之地。與蛞蝓何相干哉。良可發一笑爾。

時節

春夏秋冬。堯典之四時也。曲臺禮。及唐六典。有五時之衣。則以木火土金水。分七十二日。土無定位。各寄

四時之末十八日。而中位在夏末秋初。素問謂之長夏。周禮改火。季夏取桑柘之火。是五時也。西域一歲分三時。以寅卯辰巳爲雨時。午未申酉爲熱時。戌亥子丑爲寒時。曰八節者。以八風分。各四十五日也。素問所謂六節。別無解說。金光明經。初二是花時。三四名熱際。五六名雨際。七八謂秋時。九十是寒時。後二名冰雪。此六節也。

甲夜甲朝

晝夜刻漏。古曆百二十刻。今歷百刻。不同何也。百二十刻。用地支之數。百刻。用天干之數也。晝夜之分。以天干數之。左傳所謂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山海經。亦有十日之說。故一鼓謂之甲夜。二鼓謂之乙夜。平旦謂之甲朝。楚辭云。甲之量吾以行。是也。以地支數之。則分爲十二。子丑寅卯辰巳爲陽。午未申酉戌亥爲陰也。

授時歷

嘗見元授時歷。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今所用大統歷。全依授時歷。獨改二致之刻。長極於六十。短極於四十。故謂之大統。合天下爲候。元曰授時。主燕享爲候也。郭守敬墓碑。可互考。

纒夏元冬

太元注。萬物豐於纒夏。耗於玄冬。

金龜

宋人秋日書啓。金醜秩序。玉宇剪涼。又金顯平分。碧虛如拭。皆奇語。

讓與擊同。禮記秋擊也。

性情

萬漚起而復破。水之性未嘗亡也。萬燈明而復滅。火之性未嘗亡也。漚燈情也。水火性也。情與性。魄與魂也。

又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卽詩蒸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談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卵之性爲雛。不粥不孚。則不成爲雛。繭之性爲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爲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於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又

李概曰。人之性靜。情實汨之。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欲是也。故爲形骸之役。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劉晝曰。烟生於火。而鬱火者烟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注云。不性其情。何

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又字義云。寂然不動爲性。感而遂通爲情。然感有不同。通亦有異。感而中節。則是性。其情感而乖戾。則是情。其性羣動息而夜氣清。與秋冬歸根復命無異。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珠櫝魚筌

伊川謂治經遺道。引韓非子買櫝還珠。然猶知有經也。後世治經求仕者。則所謂得魚而忘筌。猶以筌得魚也。今之學者。謂六經皆聖人之跡。不必學。又謂格物者。非窮理也。格物者。格其物之物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修身者。修其物之身也。齊家者。齊其物之家也。治國者。治其物之國也。平天下者。平其物之天下也。是全不在我。全不用工。是無櫝而欲市珠。無筌而欲得魚也。謂其說之新可聽。則可當於理。則未也。

櫝柄

張無垢云。櫝柄入手。則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今之講理學者。悉用此語。而或不知其出也。

蔣北潭戲語

余友蔣北潭。芝善戲語。而有妙理。嘗論近日講學之異。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一出。新人耳目。如時魚鮮笋。肥美爽口。盤殺陳前味。如嚼冰。若久而厭飮。依舊是鵝鴨菜蔬上也。又如真旦看厭。卻愛裝旦。北西廂聽厭。乃唱南西廂。觀聽既久。依舊是真旦。北西廂出也。公勿與辨。但徐俟之。

夾雜道學

朱子答黃勉齋書曰。前此學徒。真僞難辨。今得此鍛鍊一番。夾雜者。無所逃矣。此蓋韓侂胄禁僞學之後。朱子云云也。可謂君子不黨。由此觀之。宋之道學。夾雜者亦多。朱子亦厭之。豈惟宋哉。論語曰。無爲小人。儒卽夾雜也。孔子亦厭之矣。豈惟孔子厭之。書曰。象恭滔天。堯舜亦厭之矣。大抵有正色。卽有間色。正當辨其似是之非。今也不然。謾短匿瑕。以相標榜。無乃謬耶。

劉靜修論學

未知其粗。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僞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

陳同甫與朱子書

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予喜其言。有切于士病。故書之以自警。劉安世嘗云。願士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夫立此門戶。此元祐之士病。黃履翁云。願士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夫立道學之名。則淳熙以後士病也。黨籍僞學之禁。雖小人無忌憚。亦君子有以招之與。

游定夫帖

游定夫一帖與友人曰。不能博學詳說。而遽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遽欲聞性與天道。猶之欲立數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絺兮綌兮而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近日厭窮理之煩。而貪居敬之捷者。安得以是說告之。

李延平胡仁仲格言

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可以理性。

平。延

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正情。

仲。仁

恬智安慮誠明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爲也。謂之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之會合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其竊吾說以文彼。狹夫瑣儒之見也。

道學

或問何謂道學。曰。天下之達道五。能行五者於天下。而又推類以盡其餘。道學盡於是矣。何謂心學。曰。道之行也。存主於內。無一念而非道。發達於外。無一事而非心。表裏貫徹。無載爾僞。心學盡於是矣。故道學心學。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無高遠玄妙之說。至易而行難。內外一者也。彼外之

所行顛倒錯亂於人倫事理大戾。顧異巾詭服。闢論高談。飾虛文美觀。而曰吾道學。吾心學。使人領會於渺茫恍惚之間。而無可著摸以求。所謂禪悟。此其賊道喪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亂民之儔。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學心學之有。

禪學俗學

驚於高遠。則有躡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爲註腳。以空索爲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訝鼓。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世之俗學。以之。

儒教禪教

儒教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陳白沙詩曰。六經皆在虛無裏。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者之學哉。

升菴全集七十六卷

崑崙九州

鄒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載于史記。按其說曰：東南神州，曰旦土。旦音與正南邛州，隋書作迎曰深土。西南

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隋書作拾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南柱州，曰肥土。西北玄州，隋書作營州曰成土。東

北咸州，曰隱土。尸子作急土正東揚州，曰信土。其言本荒唐。漢人作河圖，括地象。全祖其說。隋代郊天，遂以其

名入從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崑崙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農之

九州也。桂州一本作桂州。營州一本作宮州。近是宮與玄相近，未知孰是。

五嶺考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罽城之

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罽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九嶷。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之於此。

海外五岳

道經言海外蓬萊閼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爲發生之首。上有碧霞之闕。瓊樹之林。紫雀翠鸞。碧藕白橘。主歲星之精。居九氣青天之內矣。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紫草紅芝。霞膏金醴。主熒惑之精。居一氣丹天之內矣。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之闕。三素之城。玉泉之宮。瑤林瑞獸。主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內矣。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瓊樓寶闕。金液龍芝。主辰星之精。居五氣玄天之內矣。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玄圃。南曰積石。北曰閼苑。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瑤池翠水。金井玉彭。主鎮星之精。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

野狐嶺

童瑄字碧瑄。號玉壺。以明天文召入。扈從成祖北征。至野狐嶺上。有碑識云。嶺去天十八里。其寒裂膚。此地極北。紫微北斗已向南觀。

大行山

山海經大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大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大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陁。崔伯陽感山賦。上正樞星。下開冀方。起爲名邱。妥爲平岡。巍乎甚。

尊其名大行。蓋趁韻之誤耳。

五臺山

史炤通鑑注曰。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處。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鴈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疊土之臺。故曰五臺。古傳云。山在長安東北二千六百餘里。代州之所管。山頂至州城一百餘里。其山左鄰恒山。右接天池。南屬五臺縣。北至繁峙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靈記云。五臺山有四埵。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今所載。今北臺卽是中臺。中臺卽是南臺。大黃尖卽是北臺。栲栳山卽是西臺。漫天石卽是東臺。惟北臺中臺。古時無異。東臺西臺。古今無別。無恤臺。恒山頂是也。昔趙襄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代國。下瞰東海。西苳豐山。有宮池古廟。隋煬帝避暑於此。而居因天池。造立宮室。龍樓鳳閣。徧滿池邊。號爲西埵。南繫舟山。上有銅鑼船軸。猶在。昔帝堯遭水。繫舟於此。世傳文殊見於南臺。號爲南埵。北有覆宿堆。卽夏屋山也。後魏孝文皇帝避暑往覆宿。此下見雲州。謂之北埵。中臺稍近西北。有太華泉。有古寺二十餘處。東臺去太華泉四十二里。臺山遙見滄瀛諸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陂澤焉。有古寺十五處。西臺去太華寺泉四里。危磴干雲。喬林拂日。有古寺十二處。南臺去太華泉八十里。最爲幽寂。有古寺九處。北臺去太華泉十二里。有古寺八處。唐末所添寺不在其數。五臺縣本漢慮虎音驢夷。隋大業二年。改爲五臺縣。元遺山五臺山寺詩。兜羅綿界寶光雲。雲際同瞻化現身。解脫文殊俱有說。是中知有木強人。又云。石罅飛泉冰齒牙。一杯龍焙雪生花。車塵馬足長橋水。汲得中冷未要誇。五臺奇勝。史炤之注遺山之詩。如在目中。余嘗作臥遊

錄。錄天下名山。五臺之文僅此。然亦奇傳矣。

名山異山

崑崙山一名崑岑。君山一名媧宮。武當山一名蓼嶺。普陀山一名梅岑。青城山一名天谷。大復山一名胎簪。衡山一名芝岡。東海一名岱淵。岱淵見隨巢子遁甲開山圖曰。沙土之塢。雲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隱居。指甘

泉谷口也。郭璞注山海經云。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歷代久遠。古今變易。未得詳也。信哉。

四時山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郭熙

四地山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顛而堆阜。羣氏耳目志

鐵圍山

鐵圍山在西天。佛經所稱。不知的在何處。唐初宋昱詩。梵室開金地。香龕鑿鐵圍。

天隳山

揚雄蜀本紀曰。有王曰杜宇。出於天隳山。有朱提氏女。爲杜宇妻。號曰望帝。

楚蒙山

蕭穎士楚蒙山詩。尚子捐俗氛。季隨躡遐軌。季隨。即周八士之一。蒙山有季隨事。亦一奇聞也。

峨眉山

余書峨眉山寺簡板曰。奇勝冠三蜀。吳公武語震旦第一山。佛經劉東阜云。不如以王右軍崑崙伯仲地。易奇勝

冠三蜀。又。半天開佛閣。平地見人家。老保樓簡板。范景仁詩也。

巫山

巫山者。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師。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封於斯山。因以名之。見郭璞巫山賦。

開梅山

宋章惇開梅山詩云。開梅山。梅山萬仞摩星躔。捫蘿鳥道十步九曲折。時有僵木橫崖顛。負麻直上視南岳。回首蜀道猶平川。人家迤邐列板屋。火耕礱确名畬田。穿堂之鼓堂穿壁。兩頭擊鼓歌聲傳。長藤吊酒跪而飲。何物爽口鹽爲先。馬郎酣歌苗女和。不待媒妁自相牽。白巾纏髻衣繞脣。野花山果青垂肩。如今丁口漸蕃息。世界雖異非桃源。熙寧天子廬聖慮。命將傳檄令開邊。給牛貨種使耕墾。植桑插稻輸緡錢。人人歡呼願歸順。裹頭異語淳風旋。不特得地一千里。王道蕩蕩堯爲天。漢皇黷武竟何益。性命百萬塗戈鋌。李廣自殺馬援死。寂寞銅柱并燕然。伊溪之源最沃壤。擇地作邑民爭先。大開庠序明禮樂。撫柔新俗威無專。小臣作詩諧樂府。梅山之崖石可鐫。此詩可勒不可泯。頌聲萬古長潺湲。惇之此詩。專頌開梅

山之利。又按濟北晁無咎開梅山一篇云。開梅山。梅山開自熙寧之五年。其初連峯上參天。巒崖盤嶮。闕羣巒。南北之帝鑿混元。北山不圯。藏雲烟。躋攀鳥道出蒼蔚。下視蛇脊相蝨緣。窮南山。南山石室大如屋。黃閔之記盤瓠行跡。今依然。高辛氏時。北有犬戎寇。國中下令購頭首。妻以少女金盈斗。遍國無人有畜狗。厥初得之病耳婦。以盤瓠化而走。堪嗟吳將軍。屈死折折口。帝皇下令萬國同。事成違信道不容。竟以女妻之。狗乃負走。逃山中。山崖幽絕。不復人跡。通帝雖悲思深。往來輒遇雨。與風更爲獨力之衣。短後裙。六男六女相婚姻。木皮草五色文。武溪赤髀皆子孫。侏離其聲異言語。情點貌癡喜安土。自以吾父有功。母帝女。凌夷夏商間。稍稍病侵侮。周宣昔中興。方叔幾振旅。春秋絕筆逮戰國。一負一勝安可數。邇來梅山特險阻。黃茅竹箭如露雨。南人顛踣斃溪弩。據關守隘類穴鼠。一夫當其阨。萬衆莫能武。欲知梅山開。誰施神禹斧。大使身服儒。賓客盈幕府。檄傳獠初疑。叩馬卒歡舞。坦然無障礙。塞石滇溪洛。伊川被髮祭。一變卒爲虜。今雖關梁通。失制後誰禦。開梅山。開山易。防獠難。不如昔人閉玉關。則言不必開。蓋因章惇小人專其事。爲清議所不與也。然梅山地。今爲長沙府之安化縣。五寨。自熙寧至今。永無蠻獠之患。則惇之此舉。一秦之長城也。不然。則爲長沙之害。豈減于廣西之獠獠哉。

鮒鰓山陽虛山

山海經鮒鰓山。顛項所葬。今在開州。陽虛山。在玄澗水濱。有倉頡二十八字。今在商州洛南縣。

獨婦山

越絕云。獨婦山。去會稽四十里。勾踐將伐吳。徙寡婦至獨山者。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吳越春秋作獨女。

山云勾踐以諸寡婦淫佚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按二事吳越春秋所載近是又齊記云齊有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論語有歸女樂之文亦出於齊其女閭之餘乎管仲相桓公而立此法宜爲聖門之童所羞稱也

火山火井

水經注火山似火從地中出名曰熒臺今南中往往有之火井在蜀之臨邛今嘉定犍爲有之其泉皆油燕之然人取爲燈燭正德中方出古人博物亦未及此也積陽之氣所產固非恠異

山形

銳而出者爲虎牙尖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巘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鷄頭

王涯僊
掌辨

山岩之異

玲瓏剔透桂林之山也巉差窟窿巴蜀之山也綿衍龐魄河北之山也俊俏巧麗江南之山也貴州之山灰堆糞壤不入詩畫

廬山記

張野廬山記夫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

唐詩風吹山
帶遙知雨

蓼山仙室

襄陽記武當山一名蓼山又名仙室山望之秀絕極晴而見之輕霄蓋其上白雲帶其前旦必西行夕而

東返謂之朝山。言爲衆山所朝也。

包山無三班

包山舊無三班。謂蛇虎雉也。候景之亂。乃有蛇虎。或問雉亦文鳥。何以與虎蛇爲伍。曰。雉與蛇交。有雉之地。必有蛇也。

浮玉山陰火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火。其色如水。波濤灌蕩。而火不滅。名曰陰火。木玄虛海賦。所云陰火潛然者也。然李善及五臣注。皆不引之。唐詩。陰火雨中然。顧況詩。颺風晴汨起。陰火暝潛燒。戴叔倫詩。古戍陰傳火。寒蕪曉帶霜。

嵩岑

元魏裴粲傳。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魏帝詔之曰。栖素雲根。餌芝清壑。

九曲黃河

河圖緯象曰。黃河出崑崙山。東北流千里。折西而行。至于蒲山。南流千里。至于華山之陰。東流千里。至于桓雍。北流千里。至於下津。河水九曲。長九千里。入於渤海。水經注曰。黃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新唐書云。天寶中。哥舒翰破吐蕃。洪濟大莫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西海郡。

黃河源

按史記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伏流地中。南出積石。其山多玉石。武帝因按

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班固以騫爲未嘗見崑崙。唐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出塞二千里得源於悶磨黎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水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並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西南故蔡氏尙書禹貢傳兼取二說而歸是於薛然皆非耳目聞見之實論。元至元十七年命都實佩金虎符往求河源自河州四閱月始抵其處學士潘昂霄述其所見爲志謂河源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自上瞰之如列星羣流奔轆五七里匯二巨澤自西而東經歷可半月合赤賓河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又一二日爲岐八九股行可二十日至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卽崑崙也自是凡七八日河水北行轉西崑崙北下東北流可二十日至禹貢積石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溪澗分流合派莫知紀極至積石始林木暢茂及考臨川朱思本得譯出梵字圖書其間分合轉折與志或異而崑崙積石地域遠近大要相同大槩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胡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考張騫使西域所至惟大月氏大宛大夏康居其餘旁國皆得之傳聞徒見鹽澤伏流至於積石再出遂謂此爲河源誠未觀崑崙班固非之宜矣元鼎雖亦以使事往吐蕃然履歷有序其言崑崙山水委曲可信故蔡傳以元鼎之言爲近然亦未究極至元有天下薄海內外皆置驛使通道絕域如行中國都實又特以河源事往所詣多鄉道指授其所紀載當有證據然後知于闐鹽澤崑崙積石一皆河流所經去源猶遠譬諸常山之蛇張騫見其尾元鼎見其腹而都實所至昂霄所紀庶幾見其全體矣雖然中夏內事有干人紀者君子所當知中夏外事無預於人者君子所當略故禹貢止書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其下經過播逆入海之處則

備及之。意蓋有在矣。後世振決蕩拆。河流在中國者。代無善捍之策。而反遠求其源於荒絕之外。欲何爲邪。姑併錄之。以具觀考。

五湖

五湖之說有二。周禮揚州。其浸五湖。范蠡云。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史河渠書曰。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傳曰。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敍曰。登姑蘇。望五湖。此五湖者。卽具區也。其派有五。故曰五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湖名。義興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爲五湖。酈道元水經。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瀉湖。太湖。爲五湖。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菱湖。游湖。漠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東通長州。松江。南通嘉興。韭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瀉湖。西南通嘉興。韭溪。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之氣。一水而五名。其名大同小異。皆禹貢之所謂震澤也。王勃文襟三江而帶五湖。則揔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二也。鄱陽三也。彭蠡一名宮亭湖。卽禹貢匯澤。四也。太湖五也。吳越春秋。五湖。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瀉湖。就大湖而五。虞翻曰。大湖水通五道。謂之五湖。陸龜蒙曰。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又楊全五湖賦。止爲太湖而作。周禮揚州之浸曰五湖。

三河

唐詩。天子三河募少年。三河。黃河也。折支河也。湟河也。

百川

呂溫地志圖序。粉散百川。黛凝羣山。亦如今地里圖。黃爲川。紅爲路。青爲山也。

大江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蜀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涿水自舊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鉞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五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壑。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

三江

禹貢曰。三江既入。諸注之說極多。國語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韋昭注曰。三江。松江也。錢塘也。浦陽也。秦語云。越王擒之於三江之浦。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與。吳越春秋曰。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越絕書云。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蔡沈書傳。主唐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張守節史記正義曰。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

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蜺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是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遠矣。鄧山黃氏曰。世之說三江者甚衆。率於地理不合。至稅安禮。

安禮蜀人。地理指掌圖。或以爲申坡。非也。

禹貢指掌圖一出。指豫章九出。彭蠡者爲南江。以足

經文中江北江之數。其論始定。然審如其說。於震澤何關耶。其曰。歷丹陽毗陵。入今大江者。爲北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爲中江。分於石城。過宛陵。入具區者。爲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海。其說似矣。然丹陽毗陵之入江者。特港脉一二。詎應影附大江。而謂之江。而首蕪湖分石城之二水。皆在震澤上流。又可以入海言耶。以今所見。受震澤水。東入於海者。惟吳松一江。不見其三也。舊有安亭一江。由青龍鎮入海。閩利者。慮其走商稅塞之。又有白蜺一江。以通青龍。今亦塞。而耕稼之。王半山送裴如晦出宰吳江詩曰。當知耕牧地。往往菱蒲青。三江斷其二。洪水何由寧。豈禹三江之舊迹在是。有可訪而復之者耶。抑水之爲水。有源有委。舊說具區三萬六千頃。積之既多。泄之已難矣。熙寧八年旱。太湖淺露。見邱墓街井。是昔爲高原。今爲污澤也。湖之浸淫。又不知其比舊增多幾千頃。非源委之不究而致然耶。慎按蔡沈黃震之說。皆於下流求之名。以地訛。號隨世改。恐非禹貢三江之說也。曷於上流發原求之。徐鉉注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尋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嶮

山南江水所出也。岨山、北江水所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豈區區爲吳地記其瑣瑣改易不常之名乎？觀禹貢三江之說，當以此意求之，則予之言雖大禹復生，不能易矣。

蜀之三江

蜀之三江，外水岷江、中水涪江、內水沱江也。

墊江之源

蔡松年補南北史志載吐谷渾酋長阿豺登其國西疆山，觀墊江源，問其羣臣曰：此水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會於海。阿豺曰：水尙知歸，吾獨無所歸乎？乃遣使南通於劉宋，貢方物。宋少帝封爲澆河公，接此稱墊江。非今忠州之墊江也。古之墊江，卽今合州也。合州置於西魏，隋煬帝改合州爲涪陵，而移墊江之名於忠州之桂溪。今之墊江，則古之桂溪也。近日一統志亦草草混淆，因書墊江源，併及之。按墊江之源，乃在吐谷渾之西疆山，今其地不在中國，不可考究。

怒江

唐地理志：安南通天竺道，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羊苴咩，今在大理。怒江，今在騰越。怒江，江波洶湧如怒也，或作露江，非。

四海

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猶五岳之外，有五鎮也。

裨海

說文。裨。接益也。以小益大曰裨。西域傳。有裨王。漢書。有裨將。鄒衍書。四海之外。有裨海環之。書名有裨蒼裨雅。皆以小益大之義。

西海

邱文莊公曰。自漢南越入中國。始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今祀東海於登州。祀南海於廣州。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於蒲州。北海則望祀於懷慶。蓋因宋都汴。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無因至遼薊之間。而北望以祭之可也。國朝都燕。而乃往南以祭北海可乎。古謂青州爲北海郡。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於此立祠爲宜。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卽西海也。宜於雲南城望祀之。惟按王莽立西海郡於西寧之地。亦妄也。今滇西百夷之外。有大海。在今阿瓦地。沐璘爲都督。曾至其地。有詩云。蛇首樓船十丈長。船頭鏡鼓樂笙簧。篙師百櫓齊搖去。阿瓦城邊水似湯。卽西海無疑矣。又按王充論衡云。漢得西王母石室。因立西海郡。而漢書不載其事。今其地沒於匈奴矣。柳子厚鏡歌題云。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

熱海

岑參熱海行云。蒸沙燦石然。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此循名想說之誤。參雖仕從邊幕。亦未曾親到熱海也。按玄奘西域記云。凌山葱嶺北隅。坎雪積凌。春夏不解。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出山。有一清池。亦曰熱海。以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玄奘蓋躬至目見。非參想像之詞耳。

丘處機論海潮

海潮人皆言因月。唐盧肇獨言因日。余嘗遊海上。詢其故老。甚見分明。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卓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出。則潮復上。斗北。月中。則潮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盧肇言。日是太陽。水是純陰。日西入地時。陰避太陽。東海潮上。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且箭之急。晝夜不能行萬里。如何海之深闊。洪波蕩漾。日夜能行數萬里乎。又肇之所言。晝夜方是一潮。知肇不曾海上遊行。其文經進。朝臣無有詰難者。蓋世間之事。強辯者爲勝。自非聖達。誰能窮理盡性哉。余要曾較勘東萊與膠西陸地相去二百里許。水行迂曲。則千里許。潮信不同。萊北潮上。卽膠西潮下。膠西潮上。卽萊北潮下。比到南海。約近萬里。據大體。北海潮上。則江淮已北。皆潮滿。南海潮上。江淮已北。皆潮下。卽是如何登萊卽墨。盈縮不同。又見四方大海。潮流各異耳。世間之事。尙不能究。況天外之事乎。大抵海水盈縮。譬乾象縱橫耳。於理則無有邊際。隨風飄蕩。莫能定准。何乃晝夜循環。不差度數。亦聖功道力不可思議耳。丘長春之說如此。可與盧肇、余靖及天原發微之說相參互。故備錄之。然潮亦有不可知者。如錢鏐射潮。而潮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三日而潮不至。似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

海影翻

人家壁上。或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與樹所在。此理不可曉。又有見塔影樹影皆倒懸。尤不可解。段成式云。海影翻側如此。理或然也。蓋海光映日。數千里皆見。塔樹影本直。影又重影。勢必倒也。

閩水卽漾水

通鑑六十七卷。劉璋將扶禁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注。閬水卽西漢水。禹貢所謂蟠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余昔年著古音略以浪漾爲一水。吳中陸貞山彙駁之以爲誤。蓋未嘗考此也。

外水內水中水

宋劉裕遣朱齡石伐蜀寇譙縱。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儉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史炤通鑑釋文曰。巴郡今之重慶。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曰內水。自渝上

戎瀘至蜀。謂之外水。慎按外水卽岷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是也。內水卽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卽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曰四川者。則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爲

名爾。沈約宋書資江爲中水。涪江爲內水。

八功德水

八功德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

丁字水

杜牧睦州詩。疊嶂巧分丁字水。按水經。丁溪水在泗水東。泗水冬春淺澀。常排沙通道。陸機賦。所謂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積沙是也。

十二月水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

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見九州記。

苦水變甘泉

李錫之爲蘆城令。變苦泉爲甘泉。凡水之性味色香。出沒顯伏。皆地脉之異。有所產歟。惠州之佛疏院。東熱泉。湯如也。西冷泉。雪如也。

濡水

濡水有二。乃官切。一出涿郡固安縣。與易水合。而注於巨馬水。此一濡水也。一發原於遼西塞外。過海陽入於海。此一濡水也。

蜀江水路險名

江自嘉州至荊門。名灘險地。凡千百餘。舟人一一能言之。其灘之外。有洞有磧。凡數十。皆見於字書。今載

其略。洞。疾流也。江中有達洞。構木洞。

水流沙上曰瀨。江中有和尙瀨。

水出尾下曰瀼。今地名瀼。

回流旋轉曰漩。今有南陀漩。

石積水淺

曰磧。今有上磧。下有磧。

水疾崖傾曰礪。今有閬王礪。燕子礪。

灘磧相湊曰林。音子。今有石梳子。折危子。

水如轉轂曰漕。今有野猪漕。

水漫不流曰沱。潭

下急流曰灘。其名尤多。不盡書也。

遠水如岸

海濱之人曰。遠望海水。似高於地。有如岸焉。蓋水氣也。煬帝望海詩曰。遠水翻如岸。遙山倒似雲。

升菴全集七十七卷

石熊峯漳沱河考

恒山之陽有巨川焉。曰漳沱。源出代郡秦戲山下。匯爲三泉。流稍延曼。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按班固敘禹貢九河。所謂徒駭者也。至宋蔡沈疑之。蓋惑於夾石碣石入於河之說。遂以九河淪於海。漳沱中高。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九河者。亦猶九川云爾。豈謂大河播爲九乎。故知山川經絡。苟非目覩身歷。而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

濟源

戰國策注。濟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東至鉅鹿。瘦陶縣入泚。索隱曰。濟水出河東王屋山。其流至濟陰。應劭云。濟水出平原陰縣東。三說不同。何也。蓋濟水伏流。或隱或見。三家各以所見爲出處爾。

東流不溢

楚辭天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柳子之對。朱子之註。大抵以歸墟爲說。余謂水由氣而生。亦由氣而滅。今以氣噓物。則得水。又以氣吹水。則卽乾。由一滴。可知其大也。歸墟尾閭。是水之大窮。盡氣之大升降處。山海經云。汜天之山。赤水窮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巧塗之山。青水窮焉。白水之山。白水窮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成山。甘水窮焉。則衆流各有窮處。至此卽化氣而升。不必至歸墟也。又莊子云。日之過河也。有損焉。風之過河也。有損焉。風日皆能損水。但甚微。而人不之覺。若褻衣於日中。標濕於風際。則立可驗。此隨

時而消息也。覆杯水於坳堂，則立而覆。洒激泉於焦原，則立而涸。此隨地而消息也。蓋二氣迭運，五行更勝，一極不俱備，一物不獨息，端指何地爲歸墟邪？

祝融之汪

楊誠齋擬大招懷東坡詞，歷九州而猶礙兮，誕寘之祝融之汪。按祝融之汪，謂南海也。左傳雍氏之汪，服虔注，停水曰汪。楚謂之汪，閩謂之洋。

寶盃泉

寶盃泉在江州。徐陵文，泉流寶盃，遙憶盃城，峯號香爐，依然廬岳。

半月泉

會稽天依寺有半月泉，泉隱岩下，雖月圓滿，望池中只見其半，最爲佳處。有僧鑿開岩，名滿月，殊可惜也。因作殺風景一絕云：磨墨濃填蟬翅帖，開半月岩爲滿月。富翁漆卻斷紋琴，老僧削圓方竹節。

溫泉

東坡詩記所經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爲最，予在南中所見，又不止七處也。寧州、白崖、德勝關、浪穹、宜良、鄧川三泊，凡數十處，而安寧爲最。凡溫泉所在，下必有硫黃，其水猶有其味。獨安寧清澈見底，垢自浮去，不積，且無硫黃氣，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其竅出丹砂數粒，乃知其下有丹砂。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褒溫泉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爲之根，乃蒸爲暖流耳。

瀑布泉

瀑布泉。詩人盛稱廬山。鴈蕩亦有之。地志云。廬山循崖直下。不如鴈蕩之飛墜飄散而可觀也。吾蜀梁山縣。蟠龍山有之。與鴈蕩相似。靳兩城云。大勝廬山。有詩云。神女碧瑤簪。明珠構瓔珞。纖手按鍾球。鈞臺響天樂。仙人環珮玉珊珊。曉跨蒼龍謁帝關。醉舞婆娑渾忘卻。天風吹掛翠微間。

龍湫瀑布

唐僧貫休詩。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燕坐雨濛濛。所謂雨者。非雨也。瀑布之濺沫也。按鴈宕志云。西谷龍湫如井狀。檻中作凹石壁數仞。水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斜正。變幻不一。或如散珠。如驟雨。如飛雪。如輕烟濛霧。或飄轉中斷。或左右飛散。或直下如注。或屈曲如蜿蜒。觀者每立於潭外。相去數十步。水忽轉舞。向人亂洒。衣帽沾濕。或大注如晴雷。或爲風所遏。盤桓而不下。皆奇態也。匡山視此不及遠矣。彼以名聞天下者。路當要區耳。按此段奇景。披志見之。亦爽心目。況親至之乎。可入臥遊錄。

迷子洲

王半山詩。洲迥藏迷子。溪深礙若耶。迷子洲。在建康西南四十里。

鸚鵡洲

王僧虔傳。侯景寇夏首。有龍五色。入城前鸚鵡洲水中。

十七阨

可對百二關

子胥諫吳王曰。齊晉山居陸處。豈能越十七阨以有吳哉。

三鷓路

可對五鹿沙。

元魏西郢羣蠻反。斷三鷓路。按三鷓在汝州古繞角城。春秋傳繞角之役是也。項城縣爲第一鷓。分嶺山爲二鷓。汝州爲三鷓也。唐詩三鷓水上一歸人。

鬼乘龍

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橐駝絕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寰宇志。

汶卽岷

蜀山之最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岷字說文作巜。省作岷。漢人隸書作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子貉不踰汶。謂川江也。非汶上也。殷敬順已辨之。史記冉駝爲汶山郡。司馬溫公類篇曰。汶音岷。據史記引禹貢岷嶓旣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皆作汶。蓋古字通用也。三國志蜀後主至湔。登觀坂。觀汶水之流。王右軍與周益州撫書曰。要欲一遊目汶嶺。五代史蜀主王建。貶衛尉少卿李綱。爲汶川尉。徐無黨注汶。讀作岷。而今汶川縣。誤呼作問音。蜀焉得齊南魯北之水平。敘州驛名汶川。考古志作汶川。

水關河僵

國語曰。穀洛關將毀王宮。注不言其關之狀。宋紹興十四年。樂平水關有司奏言。何衝里田水中。類爲物

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鬪於杉墩。且前且卻。約十餘刻乃解。以後印前穀洛二水之鬪。應亦如此也。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民入冰穴中避之。賴以全者頗多。土人謂之河僵。亦前史罕見也。

海船候氣

海船候氣。見黃氣。知有人烟國土。見白氣。知有山峯巖壑。見黑氣。水也。

鞠旅滇池

陳霸先九錫文曰。鞠旅滇池之南。陳師桂嶺之北。

以此考之。霸先曾至滇矣。

鴈塔猴池

王勃寺碑。高臺與鴈塔俱平。曲岸與猴池共盡。佛有五精舍。彌猴江。其一也。

金庭玉柱

林屋洞天在包山。其中深窈幽黑。久無遊者。徐武功好奇。列炬而行。行頗久。至一處。平敞寬崇。四壁上下。皆作金色。石乳自上滴下。謂之金庭玉柱也。有刻字。曰隔凡。字勢飛逸。疑非人間書。

盤渦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渦。音漩。詩。盤渦鷺浴底。心性張蟻黃牛峽。詩。盤渦逆入嵌空地。斷壁臺

分繚繞天。

沙

水邊地可耕曰沙。金陵有白沙。徽州有錦沙。楚有長風沙。秦塞有穆護沙。佛經有毗沙。瓶沙。

沙城

三國志。婁伯子築沙城。俞亮角詩。榆葉沙城冷。梅花水國偏。

天池天塹天藏

海曰天池。江曰天塹。鹽曰天藏。

星牖月窻

凡山洞岩穴有竅通明。小者曰星牖。大者曰月窻。

拒雲槩日

礬山一名天柱山。三峯鼎峙。拒雲槩日。

神鷲仙的

梁宣帝七山寺賦。神鷲岳岳而獨立。仙的皎皎以孤臨。壑之凸凹者曰鷲。峯之尖射者曰的。

枝峯蔓壑

陸魯望云。金華山。枝峯蔓壑。秀氣旁魄。不啻神仙登臨。

鬱鬱葱蔥

光武紀有望春陵氣者曰。暗佳哉。氣鬱鬱。葱蔥。陸佃曰。鬱鬱。塞也。葱蔥。通也。言其氣塞而通矣。列子。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鬱鬱森幽也。芊芊茂盛也。

魚齒獸角

庾信哀江南賦。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左傳。涉於魚齒之下。注。魚齒。山名。見呂氏春秋。猛獸以尾爲旌。以角爲城。

馬齒魚鱗

州疆馬齒。候館魚鱗。宋人四六語也。應璩詩。九州相錯雜。相次如馬齒。韓文公詩。候館若魚鱗。

岷峒宮霍

爾雅。小山岷。大山峒。邢昺疏云。言小山與大山相並。而小山高過於大山者名岷。非謂小山名岷。大山名峒也。又大山宮。小山霍。疏云。宮猶圍繞也。謂小山在中。大山在外。圍繞之。若此者名霍。非謂小山名宮。大山名霍也。爾雅文既奧妙。而邢疏解之。具析其微矣。所以兩發其義。而不厭重復者。正慮後人誤認也。近時有刻爾雅而去疏者。曰。我自能解。不必觀疏。試以此問之。果誤認如邢所議。此小兒強作解事者。

度索尋橦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度。注。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招北客辭。竿復引一索。其名爲竿。人懸半空。度彼絕壑。予按。今蜀松茂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既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縲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

彼岸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非目見其制。不知其解。獨孤及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西域傳只四字盡之。可謂工妙矣。

甌窶汚邪

史記甌窶滿溝。汚邪滿車。注甌窶猶培塿也。左傳培婁無松栢。荀子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汚與者滿車。蟹螺之背微高。原田之形似之。班固所謂原隰。隰鱗也。汚與隰田也。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與。注地之坳坎如器之甌與。甌與窶下之地。史記甌婁滿溝。汚邪滿車。甌窶傾側之地。汚邪下地也。邪與與聲相近。蓋同也。余詳錄此。愛二句用韻之妙。窶叶溝。邪叶車。一音也。蟹螺叶禾。汚與叶車。一音也。事雖一事。

而所聞異辭。故書之異字。而文藻各妙。甌如甌與之甌。窶如窶藪之窶。當是傾側窶下之地。故曰滿溝。培塿之說。非是也。蟹螺自是高地。故曰宜禾。乃可以培塿原田解之。各自不妨。所謂合之則兩傷。離之則雙美也。原蟹可對地蛇。見莊子。

九折坂七勝城

九折坂在黎州七勝城。在三峽口。陸法和所立。

東漢西漢

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

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

南夢北夢

子產相楚。楚子享之。賦吉日。王以田江南之夢。注。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地。故有南夢。有北夢。五代孫光憲。號北夢。本此。涪水有南涪。北涪。北涪在瑯邪靈門。南涪在九疑寒陵。冀州之浸曰潞。有東潞。西潞。東潞。今之張家灣潞河驛。西潞。山西之上黨也。東陽。今之金華。西陽。今之黃州。山海經注。東甌。今之永嘉。在岐海中。西甌。即閩越。今之建安。亦在岐海中。山有東吳。西吳。西甌吳山。在隴州。水有東漢。西漢。見蜀志。蜀有上雒。下雒。上雒。新都。

下雒。庸有上庸。下庸。上庸金州。中江。下庸靈州。

蔡元定地理

蔡元定自言其曆學之精。謂秦漢以來。皆不分明。遂改秦漢以下之法。然而未試。元郭守敬謂蔡亦大言。若秦漢之人。皆不分明。日月之食。何以準也。其論地理。爲葉水心所護。謂其自葬壞祖墳。又誤許多士夫。家改葬。無以異於鑽利之山人。其著律呂書。又爲元人。及近日著律呂元聲。有異同。皆難憑據。愚謂曆術地里律呂。皆難憑據。目前無限事業。棄之不理。而治此難知難明之事。何益哉。

地誌

今之瓜州。非允戎之瓜州。今之南陽。非晉啓之南陽。今之鎬。非來歸之鎬。今之平陸。非孟子之平陸。

唐天寶中。

鑿月河得古鐵。上有平陸二字。明皇改河北縣爲平陸縣。

今之新都。非王莽所封之新都。

王莽新都在南陽。見後漢書志注。

治水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壅塞故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墮。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修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彥博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脩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爲百世法。

水經注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敍山水奇勝。文藻駢麗。比之宋人臥遊錄。今之玉壺冰。豈不天淵。予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爲一帙。以洗宋人臥遊錄之陋。未暇也。又其中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記夔道謠云。檣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摧勢與天通。皆可以入詩材。勝俗子看韻府羣玉遠矣。

無定河

輿地廣記唐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卽圍水也後人因瀆沙急流淺深不定故更今名唐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夜秋風白髮生又陳陶詩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渡瀘辯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爲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卽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爾沉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瑟部三程至舊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卽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郤據沉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郤也瑟瑟一作虱瑟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胸忍辯

漢地里志有胸忍縣顏師古注音劬誤也按說文胸腊挺也其俱反字旣從句與地名何于通典作胸認胸音如順切認如尹切讀如閏蠡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胸則因漢志而誤也當从胸乃叶閏字之音胸認蟲名夔州地多此蟲遂以爲名又謂胸認屬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胸認故地也辯文字與辯職方者宜知之古李巽巖胸忍辯可謂互證練考千古之謬矣夫以二字之微以師古許慎杜祐三家尙有誤舛今之不悅學者乃以漫浪視之幾何不爲伏獵侍郎乎

右軍帖

王右軍與謝安書云。蜀中山川如岷山。夏含霜雹。校之所聞。崑崙之仲也。

見輿地志。

朗公谷

太山朗公谷。舊名琨瑞溪。車頻秦書云。沙門竺朗。碩學淵通。尤明象緯。隱居此谷。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

升菴全集七十八卷

禹生石紐

易林。大禹生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水經注。禹生於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地志不載。聞之土人云。

墳墓字異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撫。攬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邯鄲淳曹娥碑。邱墓起墳。蓋言邱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曾見上虞謝狷齋爲予言此。

倉頡冢

倉頡冢。方輿勝覽有數處。當以關中馮翊。今耀州者爲是。按皇覽云。有倉頡冢。在利陽亭南。高六丈。又聞人作準。作衛覬碑文云。倉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覬金針八分書也。

女媧墓

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閩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媧亦風姓也。事又見喬潭所撰女媧陵記。千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乎。

成湯墓

劉向奏議云。殷湯無葬處。失考也。後世羅泌路史。遂傳會其說。按楊誠齋揮塵錄云。殷湯葬寶鼎縣。今汾州也。古尙書注。桐宮在湯墓側。桐宮今在汾州。與寶鼎縣之說相合。

郭璞墓

郭璞善地理。凡遇吉地。必剪爪髮以瘞之。故郭璞墓所在皆有。

玉女房

梁李公胤益州記云。灌江西玉女房下。作三石人於白沙郵。郵在官堰上。立水中刻石。要江神曰。淺無至足。深無沒腰。又教民檢江立堰之法。曰。深淘灘。淺則堰。

河圖緯

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脈。土良水清。勾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要元篇。蓋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僅見此焉。

驅山鐸

太湖西有岞嶺山。有石如卷筴。相傳云。禹所用牽山筴也。會稽又有驅山鐸。二事與秦王鞭石成橋相類。好怪者傳會之說邪。抑古元有此術也。

都鄙

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

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卽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叢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故其閭閻各畜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卽古之所謂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是也。

郡縣

說文曰。郡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邑。義。君聲。釋名。郡。羣也。人而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治之山。會計國名會稽。是也。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爲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言當玄靜也。釋名又曰。縣也。懸於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絃也。絃以其直。言下體之居。鄰民之位。不輕其誓。施繩用法。不曲如絃。絃聲近縣。故以取名。

棧道

顏師古曰。棧。卽閣也。劉禹錫。有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有云。我之提封。距右扶風。觸劍閣。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自褒而南。踰利州。至於劍門。十有七道。塗次舍。可見於此。又云。棧閣凌虛。下臨哈呀。層崖峭絕。柄木垣鐵。因而廣之。限以鈎闌。狹徑深際。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棧閣之制。亦可想也。歐陽詹

棧道銘有云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大抵漢中雖是平川東北入長安西南出劍門皆有棧閣之路惟今洋州子午谷南北正對長安王莽所開唐明皇荔枝路老杜云百馬死山谷至今耆舊悲信爲險絕

離堆

全蜀舊志言離堆在灌縣謬矣按史記蜀守李冰鑿離堆古堆避沫水之害按沫水出蜀西南徼外下雅

州過嘉定名三江口順流而下敘州重慶安得逆上數百里而害灌縣哉按元和郡國志李冰鑿離堆在雅州離字訛爲雅此可證矣千載未有知其誤蓋李冰穿三江於灌口廟食于此後人遂以離堆之名移之灌縣耳

劍門

王全斌伐蜀自益光江趨來蘇徑不由劍門入是劍門外又別有一路也

壞井田

世儒罪秦廢井田不知井田之廢始于管仲作內政已漸壞矣至秦乃盡壞耳元陳孚題管仲井詩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烟平生一勺潢汙水不信東溟浪沃天可謂闡幽之論又九河之壞亦自管仲始詩緯所謂移河爲界在齊呂是也

井田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迄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遠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區博之言特告王莽非其人而其實至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井田何哉

耨田

漢食貨志云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耨廣尺深尺曰耨顏籀云耨者田中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相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耨六耨而爲一畝耨卽畝也呂覽引后稷書曰能使吾土靖而耨浴土乎又曰上田乘畝下田棄耨又耜博八寸所以成耨也又曰畝欲廣以平耨欲小以深以此證之則漢志言耨田始于后稷有徵齊民要術又載伊尹耨田法制大抵從后稷其稱伊尹者豈尹嘗用后稷之法以訓民乎

葑田

葑田江淮以南有之淮南子大旱菘封燠菘卽菘封卽葑也旱燥故菘封亦乾也菘葑根相結而生歲久浮於水上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蔓枯時以火燎便可耕種吳闕駟十三州志云百粵嶺南有駱田駱音架王氏農書架田卽葑田以木縛架爲曲田浮水面以葑泥附木上而成田其田隨水上下故南方有盜田之訟也按葑田自古有之周禮三農鄭氏注云三農山農澤農平地農澤農卽種下隰及葑田者也又云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蘼泛之以游菘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

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菰。翹莖藻蕒。濯穎散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淹。流光潛暎。景炎霞火。此十一句。皆指葑田言也。不然。則隨風與波之句。何所指乎。景炎霞火。卽海賦所謂陰火潛然也。草木之根。汨泥與沙。浮於水中。遇夜則生光。管寧浮海。附陰火之光彩。是也。

溝瀆

易坎爲水。又爲溝瀆。欲行水者用溝。所以爲滂之備。欲停水者用瀆。所以爲旱之備。溝之一字。从尊。尊之爲言。搬也。去水之害。如搬棄也。瀆之爲字。从賣。賣之爲言。積也。鍾水之利。如韞積也。矯揉水之性。而爲溝瀆。亦猶矯揉木之性。而爲弓輪。聖人所以範圍五行。而曲成萬物也。周禮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音注不理遜。謂之不行。又曰。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又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所謂水屬者。屬溝洫也。所謂梢溝

者。溝末也。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觀黃河千里一大曲。百里一小曲。則溝洫之磬折可知矣。是雖矯揉。亦出自然。反是。則漢之鴻隙陂。梁之浮山堰矣。孟子所言過顛在山。非止爲喻。蓋桔槔。斲斗。古有爲之者。漢陰丈人。所以目之爲機事也。

陽燄

素問云。澤中有陽燄。如火烟騰騰。而起於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山有陰燄。乃澤氣通山。陰火

海中漉出魚蜃。置陰處有光。初見以爲恠。嘗推其義。蓋鹹水所生。凡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

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卽不復見。木玄虛所云陰火潛然。豈謂是乎。

嶺表錄異。

左擔

杜少陵愁坐詩云。葭萌氏種迥。左擔犬羊屯。葭萌、左擔、皆地名。葭萌、人皆知之。左擔、人罕曉也。太平御覽引李充蜀記云。蜀山自綿谷葭萌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解者數十家。無一知者。又妄易左作立。可笑。

又益州記。陰平縣有左擔道。其路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陰平在今之文縣。

康浪

甯戚飯牛歌。康浪之水。白石爛。康浪水。在今山東。見一統志。可考。今樂府。誤作滄浪之水。滄浪在楚。與齊何干涉也。駱賓王文云。觀梁父之曲。識臥龍於孔明。聽康浪之歌。得飯牛於甯戚。此可以證。近書坊刻略集。又妄改康浪作康衢。自是堯時事。與甯戚何干涉也。

鬼方

高宗伐鬼方之事。惟見於易。鬼方極遠之國。卽莫靡之屬也。蒼頡篇曰。鬼之爲言遠也。世本黃帝娶於鬼方氏。漢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內屬於式圍之中。而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背叛。至於武丁。征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公伐西落鬼戎。按今貴州有羅鬼夷俗。又呼貴州爲鬼州。楚詞。

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紂醢脯九侯。亦效夷虐也。今貴州以牛馬骨。漬之經年。候其柔脆如笋。其氣逆於人鼻。以爲上品供客。謂之賈鬼。賈。闕字。上聲呼。亦此類也。

桂竹

零陵記云。桂竹之野。產桂竹。來風防露。上合下疎。每日一出。羅紈金翠。按其地。今之貴州也。初名桂竹之野。竹譜作篔竹。後訛爲貴竹。今又訛竹爲州云。

澗澗

澗澗。涔澗。澗澗。澗澗。皆水聲也。

樹溪

王韶之始興記。連州水下流有樹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竭。貴州城外有漏沟。一日百盈百涸。應漏刻焉。

盧翠

吳起云。夏桀之國。盧翠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注云。盧翠地名。慎按北方謂水黑。曰盧翠。卽古臯字。盧翠。卽盧溝也。溝與臯音相近。桀都安邑。盧溝正在其北。盧翠。盧龍。皆北方水名。又湛。盧劍名。言湛然如水黑也。盧橘。亦以色黑名之。可以互證。

石漆

延州高奴縣有石貯水。水賦浮水面如漆。採以膏車及炷燈。謂之石漆。宋時用以燒煙造墨。謂之延州石液。刻於墨上。與近日蜀中火井汲出硫黃油皆異產也。

影國

後梁爲北魏影國。猶云附庸。

三關

元志云。燕有三關。曰松亭關。今之到馬關。曰古北口。曰居庸關。周世宗一日下三關。在顯德六年。遼之應曆九

年也。其三關。則益津關。今之霸州。瓦橋關。今之雄縣。淤口關。今之河間。會有疾而還。遼之胡運未終乎。世宗之英武。唐太宗

之亞也。宋藝祖不能望其下風矣。

五涼

晉時張軌據河西。今甘肅州。爲前涼。呂光繼之爲後涼。李暠遷酒泉。今之肅州。又遷沙州。去肅州八百里。今沒於狄。號西涼。沮渠蒙

遜張掖。今鎮番衛。號北涼。禿髮烏孤據姑臧。今之四寧。號南涼。唐呂溫詩。樓高望五涼。

墮務

栢八城東北。有一孤山。闕駟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卽此山。栢人城西有碑。漢桓帝時。徐整所立。銘曰。上有攏務山。王僑所僊。攏音權。務卽旄丘之旄也。魏收爲趙州莊嚴寺碑。攏務之精。卽用此事。

鴻溝

鴻溝。今之滎陽。符離。今之靈璧。問其縣人。亦或不知。

醋溝

唐岑參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爲此言以掩後人耳。考闕駟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澤。見漢

書。郭緣生述征記。醬魁城至醋溝。凡十里。

梅社

宋國有梅社。此名甚新。太社惟松。東社惟桐。南社惟梓。西社惟槐。則梅社蓋北社也。

雲根

古詩。默默布雲根。森森散雨足。雲生於石。故名石曰雲根。沈約賦。戶接雲根。庭流松響。杜詩。井邑住雲根。賈島詩。移石動雲根。元魏裴粲傳。栖素雲根。餌芝清壑。

夜郎

漢夜郎縣屬牂牁郡。唐書珍州牂牁郡本且蘭國。在今播州界。珍州在今施州歌羅寨。夜郎在桐梓驛西二十里有夜郎城碑尙在。字已漫滅。

紫濛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濛。人多不知其出處。按晉書慕容氏自云有熊氏之裔。邑於紫濛之野。蓋以慕容比遼。是時宋遼方結好。故雖送別紀行之詩。略不涉譏刺之言。此用紫濛字亦隱而妙矣。方虛谷注云。紫濛虜中館名。蓋隔壁妄猜之言爾。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夫齊東有瑯琊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應邵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擒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顏師古曰。縣隔千里。應說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又曰。秦得百二。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所以言懸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右舊說如此。近日程秦之云。田肯之語簡隱。故諸家之說紛然。肯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苟得百矣。則其力可二。是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齊得十二。理亦猶是也。若定其讀。當以得百爲一句。而二焉。自爲一句也。十二亦然。皆言人力半。而必可倍。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有理也。秦險之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近八百里。其右

阻河。其左傍山。兩面河山夾險。敵來犯關也。常在千里之外。故能得百而二之。以爲二百。其力可常也。若夫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力分。若未能踰其所恃之險。則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爲二十萬矣。若敵人來犯。已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雖得十。亦不能遽爲二十之用也。故秦之得百而二。常在定險之內。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別險要。而剖白言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易言也。慎按百二十二之語。後世亦多此例。如云軍士奮勇。無不一當百。如云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又當百錢。亦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當十錢。曰百十錢。言十可當百也。程語自明。不必破訥說耳。

問諸水濱

左傳。屈完對管仲云。君其問諸水濱。杜預曰。當時漢水未屬楚。李善夷曰。杜之注。其爲謬哉。且楚實殷之始封。楚苦縣瀨鄉。在漢水東北。則漢水於西周之際。豈未屬楚乎。又詩云。奮伐荆楚。深入其阻。鄭注云。深入方城之阻也。方城。在今漢水北。豈昭王時未屬楚乎。屈完以齊桓所問之大。不敢他對。但請自問於水濱。而人莫之知也。漢水實屬楚也久矣。

蘇堤始末

東坡先生在杭州。穎州許州。皆開西湖。而杭州之功尤偉。其詩云。我在錢唐拓湖淥。大堤士女爭昌丰。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山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此詩史也。而注殊略。今按宋長編云。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所溉千餘頃。然湖水多葑。近歲廢而不理。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

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闔閩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泄之限。然後潮不入市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堤成。杭人名之曰蘇公堤。云。合是觀之。則公之有功杭人大矣。予昔在京。問之杭之士夫。亦不知。今閱公詩注。亦略。故詳注之。嗚呼。治水之難久矣。宋之世。修六塔河二股河。安石以范子淵。李仲昌。專其事。聽小人李公義。宦官黃懷忠之言。用鐵龍瓜。濬川杷。天下皆笑其兒戲。積以數年。糜費百十萬之錢。穀漂沒數十萬之丁夫。迄無成功。而獨不肯止。至其績敗功圯。而姦臣李清臣。爲考官。猶以修河問策。欲掩護之。甚矣宋之君臣。愚且戇也。視東坡杭湖潁湖之役。不數月之間。無糜百金。而成百世之功。其政事之才。豈止十倍時流乎。公又欲鑿石門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當時妬者。盡力排之。又欲於蘇州以東。鑿挽路爲千橋。以汎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噫。難平者事。古今同一慨矣。

四道三谷

何仲默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

舊志云。駱谷。褒谷。同谷。褒谷。斜谷。各同一谷。

趙州石橋

趙州石橋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

妬女廟妬婦津

妬女者介之推妹也。廟在并州壽陽縣。妬婦津在洛水。劉伯玉妻死投此水爲神。

玉峯祕受圖

星之形我之氣。應我心爲我衛。作我吉。因我勢。作我凶。因我弊。

玉門夕陽亭

玉門地在成臯。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比文王有羗里之厄。其後漢高帝滎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成臯玉門。此一玉門也。聖賢之君兩危矣。董卓舉兵犯闕。脅詔使种邵之於夕陽亭。而晉之亂亦由荀勗。教賈充夕陽亭餞席之一言。此一夕陽亭也。而漢晉兩凶渠相踵。惡地固應爾耶。

山谷詩紀地震

邇來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鼇復戴三山遊。傾墻摧棟厭老弱。冤聲未定隨洪流。地文割剗水鬻沸。十戶八九坐魚頭。稍聞瀆淵渡河日。數萬河北不知虛幾州。山谷此詩。作於紹聖之年。地震之異如此。而史不書。

子昂太白詩語及峨眉

陳子昂詩。飛飛騎羊子。胡乃在峨眉。又云。眇然坐何慕。吾蜀有峨眉。又曰。峨眉杳如夢。仙子曷由尋。李太白蜀道難云。西當太白有烏道。可以橫絕峨眉顛。贈僧行融云。梁日湯惠休。常從鮑照遊。峨眉史懷一。獨

映陳公出卓絕。二道人結交。鳳與麟。送友人之羅浮云。爾去之羅浮。我還憩峨眉。中道關萬里。霞月遙相思。登峨眉。山云。蜀山多仙山。峨眉邈難匹。青冥倚天開。彩錯疑畫出。冷然紫霞賞。果得錦囊術。雲間吟瓊簫。石上弄寶瑟。平生有微尚。歡笑自此畢。烟雲如在眼。塵累忽相失。儻逢騎羊子。携手凌白日。峨眉。山月歌云。月出峨眉照蒼海。與人萬里長相隨。黃鶴樓前月華白。此中忽見峨眉客。峨眉。山月還送君。風吹西到長安陌。粉圖山水歌云。峨眉高出西極天。絕句云。峨眉。山月半輪秋。二公皆吾蜀人。而注想留詠於峨眉。中丞明崖張公。曾有遊峨之約。疾阻未果。書此以寄。以示終成寄遊之意云。

升菴全集七十九卷

瓊花

揚州有蕃釐觀。觀中有瓊花。卽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曲云。瓊樹朝新也。其花後萎。好奇者云。瓊花無種。過矣。宋傅子容詩云。比瑤如礬。總未嘉。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注云。唐楊汝士云。唐昌觀玉蕊。以少故貴。王汝玉名爲玉蕊。王介甫名爲瑤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其可以供染也。卽今之梔子花。佛經名簷蔔花。本草名越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張籍詩云。五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回首無蹤跡。惟見斑斑滿地花。王建詩。一樹瓊瑰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塔前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蕊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數枝飄然而去。余謂此說未必然。蓋因劉張詩有玉女雲車。飛輪回首之句。遂傳會其說。又因仙女取花飄然而去。遂傳會天下無種之說。不知詩人詠物托言也。滇雲處處有之。村姑采插盈路。仙女亦何多乎。

梔花

孝子傳。尹伯奇採梔花以爲食。注。梔花。山梨也。山梨。今名棠梨。其花春開。採之日。乾淪之。可充蔬。

蓬花

蓬花如毳。風起則轉。太白詩注

梨花

梨花有二種。瓣圓而舒者。其果必甘。缺而縐者。其果必酸。此園丁有驗之言。亦物理也。

海紅花

菊莊劉士亨詠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景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蓋海紅卽山茶也。而古詩亦有淺爲玉茗。深爲都勝。大曰山茶。小曰海紅。

款冬花

款冬花卽爾雅所種菟奚。類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月雪中出花。郭緣生述征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款冬茂。悅層冰之中。傳咸款冬賦序曰。余曾逐禽。登于此山。于時仲冬。冰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款冬。曄然始敷。佛經云。朱炎鑠石。不靡蕭邱之木。凝冰慘慄。不凋款冬之花。乃知唐詩僧房逢款冬花。正十二街頭。春雪時也。詩人之興于時物如此。

伊蘭花

蜀中有花名賽蘭香。花小如金粟。特馥烈。戴之髮髻。香聞十步。經月不散。曾少岷爲余言。此花之香。冠于萬卉。但名不佳。余按佛經云。天末香。莫若牛頭旃檀。天澤香。莫若詹糖薰陸。天華香。莫若檠蒲伊蘭。則伊蘭卽此花也。西域以之供佛。後漢書所謂伊蒲之供也。蒲卽菖蒲花。世不恒有。貴其難得耳。

石楠花

李白詩。風掃石楠花。魏玉花木狀。言石楠野生。二月著花。實如燕子。曲阜古城顏回墓上。有石楠二株。大

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

簷蔔花

簷蔔花卽梔子花也。陶隱居云其花剪刀六出刻房七道。

旌節花

太平廣記引黎州圖經云黎州漢源縣琉璃城有旌節花去地二三尺行行皆如旌節蘇子由詩綠竹琅玕色紅葵旌節花借喻葵形非謂旌節卽葵也。

末利

茉莉花見于嵇含南方草木狀稱其芳香酷烈此花嶺外海濱恒多自宣和中名著良嶽列芳草八此居一焉八芳者金蛾玉蟬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也洛陽名園記云遠方奇卉如紫蘭抹厲王梅溪集作沒利又作抹利陳止齋集亦作沒利朱文公集作末利洪景廬集作末麗佛書翻譯名義云末利曰鬘華堪以飾鬘北土云奈晉書都人簪奈花云爲織女帶孝是也則此花入中國久矣。

蘇蜜那花

佛經謂柳曰屮俱律陀木覆盆子花曰蘇蜜那花余題大理三塔寺佛會云屮俱律枝洒淨蘇蜜那花點燈用此二事也。

荔枝

白樂天荔枝圖曰荔枝生巴峽間形狀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核

如琴軫。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瓢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如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日外。香色味盡去也。此文可歌可詠。可圖可畫。歐陽公詠荔枝詞曰。絳紗囊裏水晶丸。亦妙。

荔枝六言

曾吉甫荔枝六言二首。其一云。蕉子定成噲伍。梅丸應愧盧前。金谷危樓魂斷。白州舊井名傳。其二云。紅皺解羅襦處。清香開玉肌時。繡嶺堪憐妃子。苧蘿不數西施。

杜工部荔枝詩

杜子美詩。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生害馬翠眉須。杜公此詩。蓋紀明皇爲貴妃取荔枝事也。其用側生字。蓋爲庾文隱語。以避時忌。春秋定哀多微辭之意。非如西崑用僻事也。末二句。蓋昌黎感二鳥之意。言布衣抱道。有老死雲壑而不徵者。乃勞生害馬。以給翠眉之須。何爲者耶。其旨可謂隱而彰矣。山谷謂雲壑布衣。指後漢臨武長唐羌諫止荔枝貢者。此俗所謂厚皮饅頭夾紙燈籠矣。山谷尙如此。又何以責黃鶴蔡夢弼輩乎。

曾子固荔枝狀

陳紫出興化軍祕書省著作佐郎陳琦家。於品爲第一。江綠出福州。類陳紫差大。而香味蓋爲次也。方紅徑可二寸。色味俱美。荔枝之大。無出此者。歲生一二百顆而已。出興化軍尙書屯田郎中方夔家。紫種似陳紫。實大過之。出興化軍小陳紫。實差小。出興化軍宋公荔枝。實陳紫而小。甘美亦如之。出興化軍宋氏。

世傳其木已三百歲。藍家紅，泉州第一。出尙書都官員外郎藍丞家。周家紅，初於興化軍爲第一。及陳紫方紅出，而周家紅爲次。何家紅，出漳州何氏。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白，其大次於藍家紅。綠核，出福州。荔枝核紫，而此獨核綠。圓丁香，丁香荔枝，皆旁蒂大而小銳。此獨圓，而味尤勝。右十四種，皆次第著於錄。虎皮，色紅而有青斑。類虎皮，出福州牛心。以狀名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出福州。惟一本。玳瑁，色紅而有黑點，類玳瑁，出福州。城東硫黃，以色類硫黃。朱柿，色朱如柿，出福州。蒲萄荔枝，穗生一穗之實，至二三百顆。然其品殊下。蚶殼，以狀名。龍牙，長可三四寸，彎曲如爪牙，而無瓢核。出興化軍。然不常有。水荔枝，漿多而淡。出興化軍。蜜荔枝，以甘爲名。然過於甘。丁香荔枝，核如小丁香。大丁香，殼厚色紫，味微澁。出福州。天慶觀雙鬢小荔枝，每朵數十，皆並蒂雙實。眞珠荔枝，團白如珠，無核。荔枝之最小者。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食此，因而得名。女家在福州城東報國院。冢旁猶有此本。或云物之美少者，爲十八娘。閩人語。元人詩：青銅三百一斗酒，荔枝十八誰家娘。將軍荔枝，五代時有此官者。種之，因以得名。出福州。斂頭顆荔枝，顆紅而小，可施斂頭粉。紅荔枝，荔枝深紅，而此以色淺爲異。中元紅，實時最晚，因以得名。火山荔枝，本出南越。四月熟，穗生味甘酸，肉薄。閩中近年有之。右二十種，無次第。荔枝三十四種，或言姓氏，或言州郡，或皆識其所出，或不言姓氏州郡。則福泉漳州興化軍皆有也。一品紅，言於荔枝爲極品也。出近歲，在福州州宅堂前。狀元紅，言於荔枝爲第一。出近歲，在福州報國寺。

沐繼軒荔枝詩

國朝武將能詩者，洪武中孫炎，其後湯東谷胤績，廣帥王一清，定襄郭登，人皆知之。雲南都督繼軒沐璘。

字學皇象。書學米元章。詩學六朝盛唐。以僻遠人罕知之。余嘗選其數絕句于皇明詩抄。其詠臨安荔枝長篇云。建水夫何如。厥土早而熱。蠻花開佛桑。候禽罷鷓鴣。莽雲覆溟濛。梅雨滋霧翳。接地茂緗枝。遮空舒黛葉。翠葆霞焜煌。錦幄風掀揭。香麝忌經過。飛颺防盜竊。勁雛赤膚脫。肥查瓊瓢凸。明璫恠可漁。冰丸訝許嚼。眞珠堆綠雲。瑋瑋乘綵纈。鳳爪天下奇。龍牙衆中傑。飽食慙素飡。長吟望林樾。

蜜雲龍

東坡有蜜雲龍。山谷有喬雲龍。皆茶名也。

竹坡詩話

紅姑娘

徐一夔元故宮記云。棕毛殿前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含赤子如珠。甜酸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草同芳。亦自可愛。○慎按此果京師尤多。市人嚮之爲閨人小兒之玩。紅姑娘之名不改也。

長卿簡子

予往歲在大理。與姜孟賓讀蕭子雲賦。有長卿晚翠。簡子秋紅之句。孟賓吳人博學。予舉以問曰。長卿則草中徐長卿。藥名是也。簡子亦必草木名。出何書耶。孟賓亦不能知。呼取本草徧檢之。無有也。近觀齊民要術云。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赤如鷄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聊筆于此。王應麟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眞珠船。恨不與孟賓散帙共欣賞耳。

虞美人草

賈氏談錄云。褒斜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鷄冠。花葉相對。益州草木記云。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酉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益州方物圖贊。虞作娛。唐人舊曲云。帳中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攬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烏騅欲上重相顧。艷態花無主。手中蓮鐐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宋黃載萬和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爲英雄少。楚歌聲起。霸圖休。野葛荒蕪老。吳城暮。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當時魂魄未消磨。

靡草

月令靡草死。呂氏春秋云。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薺芘。葶藶。稊。莫也。見三葉死。則大麥可穫矣。月令本出自呂氏。卽以其書解之爲宜。董仲舒云。葶藶枯于仲夏。款冬華于嚴霜。

蘭草

古樂府蘭草自然香。生於大道傍。腰鎌八九月。俱在束薪中。孟郊詩。昧者理芳草。蒿蘭同一鋤。實本古樂府意。

護門草

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吐之。一名百靈草。

虎須草

龍須草可爲席。出虎丘寺。虎須草可爲燈炷。出金華府春草巖。

烏昧草

范文正公安撫江淮。進民間所食烏昧草。乞宣示六宮。傳諸戚里。以抑奢侈。烏昧草。卽今野燕麦。淮南謂麥曰昧。故史從音爲文。

艮嶽八芳

金蛾。玉蟬。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

伊蒲伊蘭

西域以無比爲伊字。最尊。如中國天子也。蒲曰伊蒲。蘭曰伊蘭。皆加以尊稱。○伊蒲色。卽優婆塞。中國譯爲近住。○伊蘭。卽中國賽蘭香也。以其香無比。故曰伊蘭。

鬢華鬢嬌

末利花。一名鬢華。見佛經。錦帶花。一名鬢嬌。見成都古今記。

旁植側生

左思蜀都賦。旁植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荔支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枝爲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特好奇耳。

五出六出

冬至陰極。陽生。梅、桃、李、杏、花皆五出也。夏至陽極。陰生。威靈仙、鹿蕊、射干、淨瓶、蕉、梔子、花皆六出也。出音

綴

綿花之始

通鑑。梁武帝木綿皂帳。史炤釋文云。木綿。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下種。既生。須一月三薅。至春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鍤鏟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縲絲狀。織以爲布。按此卽今之綿花也。○綿有三。一曰絲綿。出於蠶緝。一曰木綿。出於交廣。名班枝花。一曰草綿。史炤釋文所言形狀是。而以解木綿。則非也。其曰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今之制綿花弓。長五六尺。以羊腸爲弦。彈之聲如晴雷。朱以真有弓弮歌。一首可證。今之綿弓。勝于舊矣。丘文莊謂綿花元始入中國。殆未考史炤之說也。

木綿

唐李商隱詩。木綿花發鷓鴣飛。又王叡詩。紙錢飛出木綿花。南中木綿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而蕊黃。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張勃吳錄云。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布。按此卽今之班枝花。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尤多。汪廣洋有班枝花曲。

芋栗

芋栗。木果也。莊子所謂徂公賦芋者。今訛作芋栗。沈存中嘗辨其非。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正指此物。今以芋栗解作蹲鴟之芋。一何遠哉。

蘭槐

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爲芷。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滲矣。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蘭槐。香草名。槐又作懷。本草云。蘼者。卽杜衡也。又名衡薇香。唐詩。情人一去無窮已。欲贈蘼香恨不逢。卽此也。

苦菜

月令。四月苦菜秀。今人多不識其的爲何物也。考神農本草。一名茶草。一名游冬。凌冬不死。詩云。誰謂荼苦。又。堇荼如飴。爾雅云。荼。苦菜是也。又顏氏家訓。引易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歷春。乃成。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又按唐王冰注素問。引古月令。四月吳葵華。而無苦菜秀一句。本草吳葵。龍葵。析爲二條。其形與性。所說不殊。孫真人千金方。治手腫。亦用吳葵。唐本草注吳葵云。卽關河間謂之苦菜者。亦旣曉了矣。乃復分苦菜龍葵二條。何耶。俗作鷺兒菜。又名野苦蕒。

蒟醬

稽含南方草本狀云。蒟醬。萼莢也。大而紫。曰萼莢。小而青。曰蒟醬。可以調食。故曰醬。今永昌人。猶以萼莢爲豆豉。是可證也。自本草注。以蒟醬爲檳榔菓子。非也。按檳榔菓子。自名扶留藤。見蜀都賦。草木狀。亦具列于檳榔條下。與蒟醬全不同。

御梨

文選魏都賦。中山郡出御梨。王昌齡詩。霜飛天苑御梨秋。

榮木

爾雅注。榮木。梧桐也。橐鄂皆五。陶詩。冉冉榮木。結根于茲。是也。或以爲榮華。失之。

茶子

傅巽七誨。峒陽黃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極石密。茶子觸處有之。而永昌產者味佳。乃知古人已入文字品題矣。

龍鍾

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

鷄菌

蔡氏毛詩名物解。引莊子云。鷄菌不知晦朔。今本作朝菌。○鷄菌。菌如鷄冠也。與莊子云。牂生于突。義相叶。故雲南名佳菌曰鷄塊。鳥飛而斂足。菌形如之。故以鷄名。有以也。

鬣葵

櫻欄。一名鬣葵。又曰蒲葵。

豨首

爾雅。菊蕝豨首。呂氏春秋云。豨首生。而麥無葉。神農本草經云。夏至之日。豨首菜莢先生。豨首。圖經藥錄。謂之天名精。一名天蔓。善名精。卽蔓精轉語也。又名蟾蜍蘭。今俗名豨菘草也。又蠶實。亦名豨首。卽月令所謂蒴挺也。以冬至生。與此同名異物。

顛冬

山海經。小徑之山。有草名顛。赤莖白華。如顛冬也。顛冬。天門冬也。

包茅

左傳。爾貢包茅不入。包茅山。在麻陽。茅生脊。孟康曰。靈茅。揚雄曰。瑤茅三脊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苳。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徭人以社前者爲佳。名鴉啣草。

負茲

諸侯疾。稱負茲。茲。草也。猶言負薪。言有疾。不能負草也。又云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病而坐蓐伏簣也。予觀荀子正論篇云。琅玕龍茲。華瑾以爲實。注。龍茲。卽今之龍須席。或曰。茲與毘同。徐廣。茲者。籍席之名。列女傳。琅玕龍疏。疑龍疏卽龍茲。隋書。煬帝欲誇示諸番酋長。以中國之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注。龍須草織成席也。淮上安慶府居人。多能織龍須席。史記索隱。茲。公明草也。龍須草。又有此名。亦奇。

刺蜜

梁四公子記。高昌國遣使貢蜜。梁武帝遣杰公迓之。謂之曰。刺蜜。是鹽城所產。非南平城者。使者不能諱。帝問杰公對曰。南平羊刺無葉。其蜜色白而味甘。鹽城羊刺葉大。其蜜色青而味薄。是以知其僞也。杰字止見此。音曷。今人以爲豪傑之傑。誤矣。

萬年枝

謝眺詩。風動萬年枝。唐詩。青松忽似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爲冬青。非也。草木疏云。檜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改名萬歲樹。卽此也。

合浦杉

劉欣期交州記云。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漢時有善相者。說此休徵。當出王者。特遣人伐樹。庾信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吳均詩。三秋合浦葉。九月洞庭枝。薛道衡吳趨行。杉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州。皇甫冉詩。心隨合浦葉。命寄首陽薇。楊盈州文。合浦杉葉。飛向洛陽。始興鼓木。徒於臨武。事皆本此。始興鼓木。見水經注。

菱菱瓣

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菱。兩角曰菱。其字不一。今按菱。乃今之菱角。菱。乃今之雞頭。楚詞。緝菱荷以爲衣。若是菱葉。何以爲衣乎。又屈到嗜菱。蓋決明之菜。非水中之菱也。審矣。緣楚人名菱爲菱。所以致後世之紛紛也。

稷之名

稷。五穀之長。故陶唐之世。名農官爲后稷。其祀五穀之神。與社相配。以爲五穀不可徧祭。故祭其長以該之。稷又名齊。或爲粢。故祭祀之號。稷曰明粢。而言粢盛者。本之禮運。粢醜在堂。是也。稷又名稌。呂氏春秋。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稌。然則稷也。粢也。稌也。字有古今異文。語有輕重殊音耳。以上羅端良說。嗚呼。周公大聖也。而曰明農。則農亦未易明。樊遲聖門高第也。而曰學稼。則稼亦未易學。丈人隱于農者也。亦云五穀不分。五穀誠未易分也。而況芝英乎。

花九錫

羅虬作花九錫云。一曰重頂幄障風。二曰金錯刀剪折。三曰甘泉浸。四曰玉缸貯。五曰雕文臺座安置。六曰畫圖寫。七曰艷曲翻。八曰美醕賞。九曰新詩詠。且曰亦須蘭蕙梅蓮。乃可披襟。若芙蓉躑躅水仙石榴之類。何錫之有。

優曇鉢

佛書所言優曇鉢羅花。其說漫幻不可知。今廣東新興縣有優曇鉢。似枇杷。無花而實。卽蜀中無花果也。花足曰萼。

或問花蒂何以曰跗。曰蒂者花足也。故其字從足。束皙補亡詩。白華素足。亦指花蒂爲足也。萼字從萼。萼音吁。與華字不同。今作萼。非萼。從章爲義。從華爲聲。古者聯牆之履曰韡。今俗作靴。韡字從萼爲義。從章爲聲。草木下垂也。非精于六書者不能別此。

黃花開四季

花之色無有同者。惟黃者必開於土旺。四季之月。春季則棠棣。夏季則黃葵。秋季則菊。冬季則蠟梅。

橘柚蒲桃橄欖

梁使徐君房元魏使陳昭各言方物。君房間昭曰。蒲桃味何如橘柚。答曰。津液奇勝。芬香減之。君房曰。金衣素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此南人重橘柚而輕蒲桃也。魏文帝詔示羣臣曰。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末夏涉秋。尙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爲酒。甘於麴蘖。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況親食之耶。南方有橘。正酸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

有匹者。此北人譽蒲桃而貶橘柚也。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北人不喜橄欖。南人語之曰。橄欖回味。北人笑曰。待他回味時。我棗兒已甜了半日矣。坡詩蓋戲用此語。坡詩又云。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可謂達人之言矣。

升菴全集八十卷

荷

荷芙蕖

又名芙蓉

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薔。其花爲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葯。葯中薏。○郭璞曰。北方人。便以

藕爲荷。江東人呼荷葉爲芙蓉。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子花名。或用其子爲母葉號。此皆名字相亂。

習俗傳誤。

桐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未虛。惟桐反之。試取其小枝削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

葵

葵以葵名者。蜀葵。卽戎葵也。楚葵。水芹也。見說文。吳葵。卽苦菜也。王冰素問注。引用月令苦菜秀。作吳葵。華水葵。蓴也。澤葵。莓苔也。鮑照蕪城賦。澤葵依井。錦葵。花名。詩所謂視爾如莪也。冬葵。菜名。今之滑菜也。又名露葵。終葵。繁露也。見爾雅。名承露。可以染蔬。俗名胡燕脂。又名染薑子。龍葵。似吳葵而小。菹葵。菹也。一名天葵。劉禹錫。所謂菹葵燕麥是也。蒲葵。木名。櫻樹也。鳧葵。苻也。一名四葉菜。防葵。藥名。地葵。地膚也。卽今掃帚苗。廣雅。邱葵。薳也。又名鴨腳。

苴

唐韻。苴音涅。菜名。似蒜。生水邊。今温州有之。名沙蒜。其莖酷似男根。又有淡菜。絕類女殺。亦陰陽之產也。

桂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秋花者。乃木犀巖桂耳。

桂子

劉續飛雪錄。載杭州靈隱寺。月中墜桂子事。似涉怪異。余按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於衢路間拾得桂子。破之辛香。古老相傳。是月中下也。不知當地何意。獨無焉。寧非月路耶。餘杭靈隱寺僧云。種得一株。近代詩人。多所著述。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鷄。朝往夕還。常含桂實。歸於南土。所以北方無之。南方月路。固宜有也。月路之說。尤怪異。漫志之。白樂天詩。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自註云。杭州天竺寺。有月中桂子。

荔蘿

楚辭。披薜荔兮帶女蘿。齊書隱逸傳。該討芝桂。借訪荔蘿。

薜荔

楚辭。披薜荔兮帶女蘿。注。薜荔無根。緣物而生。不明言爲何物也。據本草。絡石也。在石曰石鱗。在地曰地

錦。纏叢木曰長春藤。又曰龍鱗。薜荔。又曰扶芳藤。今京師人家假山上。種巴山虎是也。又曰凡木蔓。皆曰薜荔。

翠筑 莧當作筍
萁莢實也

江淹去故鄉賦。北風拊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筑疎。翠筑草名。

翠菅

水葱。生水中。如葱而中空。又名翠菅。王維詩。水驚波兮翠菅靡。是也。此草可爲席。唐六典。東牟郡。歲貢葱。席六領。

紫梨

左思蜀都賦。有紫梨津潤之語。注不言其狀。按蜀有梨樹。花以秋日。其花紅色。唐李遵。有進紫梨表。元王秋澗。有秋日詠紅梨花詞可證。

盧橘

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者。指爲枇杷。世皆宗其說。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檿柿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朱光祿爲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美。此卽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

樛棗

樛棗。俗作軟棗。一名牛爛柿。一名丁香柿。文選蜀都賦。所謂樛也。蜀中製扇。以此果榨油染紙爲之。北夢瑣言。后晉趙瑩家。有樛棗樹。婆婆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云。合有登台輔者。後瑩出將入相。

華萃

祥瑞圖曰雙蓮爲萃。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萃感。注華萃並頭蓮也。

陳枚

流甘露於瓠木。扇惠風於陳枚。

言施恩於衰朽也。

稵穆

古歌。高田種小麥。稵穆不成穗。男兒在他鄉。安得不憔悴。

稵稗

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稵稗。說文稵稷也。莊子稵米之在太倉。郭璞云稵似稗。布地生穢草也。莊子又云道在稵稗。呂氏春秋飯之美者。陽山之稷。高誘注云關西謂之繫。冀州謂之繫。口琺切皆一物也。廣雅解云。

如黍黑色。稗有二種。一黃白。一紫黑。紫黑者。芑有毛。北人呼爲烏禾。人不甚珍。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足耳。合此數解觀之。以稷爲綠。貴而爲五穀之長。尊而配太社之神。轉相解詁。以爲烏禾黑稗。爲孟子莊生之所賤。農人之所不甚珍。亦由形色相類而誤。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況于物乎。

芑華

菱葉。日舒夜斂。芑華。晝合宵炕。故菱寒芑暖。○諺云。韭爲草鍾乳。芑是水疏黃也。○芑葉蹙卹如沸棗。○

蘇子由詩。芟葉初生。纒如穀。南風吹開。輪轉穀。紫苞青刺。攢蝟毛。水面放花。波裏熟。森然赤手。初莫近。誰料明珠藏滿腹。可謂極體物之妙矣。姜梅山詩。蝟腹出波烹芡實。裏蹄和露摘蓮房。

智豆

智豆。見唐六典。音彎。左傳注智井。亦音剗。如人目無瞳子也。

橙木

姑蘇守溪王公濟之在閩日。論杜詩聞知橙木三年大。因問先父。橙木蜀產。橙字何音。先父曰。音敬。守溪曰。當依韻書音楷。先父曰。音敬。則鄉人農夫皆識之。若作楷音。不知何木矣。因舉王荆公橙木詩曰。濯錦江邊木有橙。野園封植佇華滋。地偏幸免桓魋伐。歲晚還同庾信移。王乃悅服。蓋王公平昔極愛荆公詩文。而此詩王公亦偶不記憶耳。

蒲柳

世說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蒲。水楊也。王齊地記。無棣縣。有秦王繫馬蟠蒲。堪爲箭。非菖蒲之蒲也。若然。豈堪繫馬。又中爲箭乎。爾雅楊蒲柳。其言可證矣。

西瓜

余嘗疑本草瓜類中。不載西瓜。後讀五代邵陽令胡嶠。陷虜記云。嶠於回紇得瓜。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也。文選。浮甘瓜於清泉。蓋指王瓜甜瓜耳。

錦竹

杜子美有從韋明府續處覓錦竹兩三叢詩。黃鶴注云。考竹譜竹紀無錦竹。意以其文如錦名之。竹紀有蒸竹。籥墮竹。其皮類繡。豈卽此乎。余觀錦竹他無見。惟杜詩有之。劉曾孟批杜錦樹行云。題曰錦樹。使人刮目。錦竹亦新。惜無拈出者耳。近閱梅宛陵集錦竹詩。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又注其下云。此草也。似竹而班。始知黃鶴有金注之昏耳。

扶竹

武林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修篁嫩篠。皆對抽並胤。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謂之扶桑也。扶竹之筍名曰合歡。按律書注。俗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呂六。取雌竹吹之。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卹女。相說交贈。今竹有桃斂之形。筍亦有柔麗之異。崖名思崖。竹曰相思竹。孟郊詩曰。竹嬋娟籠曉烟。指此竹也。又有苦竹。黃苦。青苦。白苦。紫苦。孟浩然詩。歲月青松老。風霜苦竹餘。

篔竹

石介詩。斷霞半赭燕脂木。零露偏留篔竹叢。篔竹。蜀中產。羅甸國尤多。玉篔。篔。古惠切。竹名。傷人則死。其竹又名防露。言其上密防露。下疎來風。見竹譜。

竹實

李旼該聞集云。舊稱竹實爲鸞鳳所食。今近道竹間。時見花開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爲竹米。以爲荒年之兆。其竹卽死。信非鸞鳳之食也。近有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

令人心肺清涼。生深竹林茂密處。頃因得之。雖日久枯乾。而味常存。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也。

碧桐杯

唐人碧桐杯詩。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冰。輪囷如象鼻。瀟灑絕青蠅。

蕺荷子

邱文莊公羣書。抄方載中蠱毒。用白蕺荷。引柳子厚詩云云。且曰。子厚在柳州種之。其地必有此種。仕于茲

土者。其物色之。蓋亦不知爲何物也。余謂邱公之博洽而不誠。世之識者亦罕矣。按松江志。引急就章注曰。白蕺荷。卽今甘露。考之本草。其形性正同。

五加皮

五加皮。蜀中名白刺顛。陶隱居云。釀酒主益人。道家用此作灰。亦以煮石與地榆。並無別法。東華真人煮石經曰。舜常登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王屋山人王常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母。又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譙周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文章草。卽五加皮也。

君子樹

太平御覽引廣志曰。君子樹。似檉松。曹爽樹之于庭。戴暉詩。接越稱交讓。連樹名君子。江總詩。連楹君子樹。對幌女貞枝。皆用此事。

君遷樹

文選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缺。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嬾。俗云牛嬾柿。是也。今之造扇用

此柿油。

可補文選注。

共枕樹

潘章有美容。楚人王仲先慕之。與同學。一見相愛。情若伉儷。同衾共枕。死亦同葬。羅浮山塚上生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號曰共枕樹。

四海亭

花名有海字者。皆從海外來。海棠、海榴、是也。海紅花、卽山茶也。海桐花、卽七里香也。亡友陸子淵欲以四花名爲四詞。然不知海紅花卽山茶也。

梅竹軒

惹烟籠月竹。弄粉團香梅。

黃柑啓

始霜之旦。風味照座。擘之香霧。噴人。脉不粘瓣。食不留滓。

東波詩。香霧霏霏欲噴人。

籬白韭黃

鼈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鼈作薤。

萬條寒玉

唐人郊居詩。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煙。萬條寒玉。言竹也。

侯騷蠶齋

廣志云。侯騷蔓生。子如鷄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又名簡子藤。蕭子雲賦。所謂簡子秋紅也。○魏武帝食品。曰蠶齋子。如彈丸。○二物奇品。唐人賦中嘗引用之。

桂蠹蓼蟲

楚辭注。桂蠹。以喻食祿之臣。蓼蟲。以喻放逐之士。

男青女青

男青。木名。見羅浮山記。女青。亦木名。見道藏。有女青鬼律。

蔓菁變蓮

婺州僧清簡園中。蔓菁變爲蓮。與晉時長安僧寺。蔥化爲蒹。事相類。太平御覽云。豐年則蝗化爲蝦。

草龍珠帳

蒲桃藤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爲草龍珠帳。

柳絲楸線

柳謂之絲。楸謂之線。見夢書。

睡蓮舞草

睡蓮夜則花低入水。南海有之。○舞草。虞美人草也。雅州有之。○睡蓮亦可對眠柳。

杉錦棟綾

埤雅。檜謂之羅。杉謂之錦。棟謂之綾。言檜木之文如羅。棟木之文如綾也。初則木文如織。後則織文如木。故有檜羅杉錦棟綾之號。○秦風。隰有樹檜。爾雅。檜羅檜。其文細密如羅。有赤白二種。赤羅文棘。白羅文緩。

菊有兩種

說文。鞠治臍。埤雅曰。鞠如聚金鞠而不落。故字从鞠。周禮。后服鞠衣。其色黃也。又作鞠。注。日精也。散草麗秋。株日華子。菊有兩種。花大氣香莖紫者。爲甘菊花。此日精也。花小氣烈莖青味苦。爲野菊花。其花相似。惟以甘苦別之。其葉可羹。其花可釀。其囊可枕。其實可仙。菊亦有實。但難得爾。

兔絲燕麥

古樂府云。道旁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言虛名無用也。蓋兔絲非絲。而有絲之名。劉禹錫文。作兔葵燕麥。非也。今按兔絲虛名是也。燕麥。滇南窩益一路有之。土人以爲朝夕常食。非虛名也。或者古昔雲南未通中國。但有燕麥之名。未見其實乎。

范堅石榴賦

紅鬢內艷。頰牙外標。似華燈之映翠幕。若丹瓊之廁碧瑤。

篋筭卽澀勒

韻書四豪。筭字下注云。篋筭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可挫爪是也。崔鶻詩曰。時一出輕芒。皚皚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筭弩箭磨青石。綉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今東廣新州有此種。製成琴樣。爲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則澀復初。字又作澀勒。東坡詩。倦看澀勒暗蠻村。

根柢卽根蒂

韓非子。樹木有直根。有蔓根。直根曰根。蔓根曰柢。固其柢。則生長深其根。則視久。與老子深根固蒂同。

樹藝之法

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汜勝之曰。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穫死也。

藪卽艾子

藪。魚既切。說文。玉篇。俱云煎菜萸也。漢令會稽郡歲貢藪子一斗。字一作艾。揚雄蜀都賦。木艾椒離。本草。蜀州食菜萸甚高大。有長及百尺者。蜀人呼其子爲艾子。宋景文公艾子贊曰。綠實若萸。味辛香苾。投粒

羹臠。椒桂之匹。范石湖成都古今記云。艾子。茱萸類也。實正綠。味辛。蜀人每進酒。輒以一粒投之。少頃。香滿盃醜。但藪與艾蓋一物相似。有食茱萸。藥茱萸之分。如川芎有茶芎。藥芎之別也。

如何隨刀而改味

顧凱之啓蒙記曰。如何隨刀而改味。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非此則辛。食之得地仙。酉陽雜俎曰。祁連山上有仙樹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割則苦。以木刀割則酸。以蘆刀割則辛。以金刀割則甘。卽此物也。或曰。此卽仙經所謂火棗。

二十四番花信風

梁元帝纂要。一月兩番花信。陰陽寒暖各隨其時。但先期一日。有風雨微寒者卽是。其花則鵝兒。木蘭。○李花。○瑤花。○橙花。○桐花。○金櫻。○黃芳。○棟花。○荷花。○檳榔。○蔓羅。○菱花。○木槿。○桂花。○蘆花。○蘭花。○蓼花。○桃花。○枇杷。○梅花。○水僊。○山茶。○瑞香。○其名具存。然難以配四時十二月。姑存其舊。蓋通一歲言也。荆楚歲時記。小寒三信。梅花。山茶。水僊。大寒三信。瑞香。蘭花。山礬。立春三信。迎春。櫻桃。望春。雨水三信。菜花。杏花。李花。驚蟄三信。桃花。棗棠。薔薇。春分三信。海棠。梨花。木蘭。清明三信。桐花。菱花。柳花。穀雨三信。牡丹。茶蘼。棟花。此後立夏矣。此小寒至立夏之候也。

升菴全集八十一卷

龍生九子

俗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弘治中。孝廟御書小帖。以問內閣。李文正公具疏以對。據圭峰羅玘。盧泉劉績之言。承上問。而不蔽下臣之美。賢相之盛節也。文正嘗爲慎言。今影響記之。錄於此。一曰最。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今鍾上紐是也。四曰狔。狔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蜺。蜺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烟火。故立於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首。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警巡。

八駿

八駿之名。見於列子。而他書所載。互有不同。今列之於後。

謂駟。漢書作華駟。唐人名紫駟。今曰棗駟。

綠耳。一作驟駟。又作綠耳。

赤驥。又作赤驄。宋世名好頭赤。

白渠。渠古犧字。形似牛。

渠黃。一作駟駟。又名翠黃。又名訾黃。

踰輪。

又作踰輪。蜀都賦所謂魚文也。馬目如魚。劉邵賦蓋如飛鶴。馬似遊魚。

山子。

又作岫子。今之五明馬。又名玉頂。又名叱撥。又名玉抱肚。又名花抱肚。太白詩所謂五花馬也。古

盜驪。

一曰溫驪。今之鐵青色。荀子作纖離。又作淺驪。盜驪言少竊驪色。猶九扈。名竊玄竊黃也。又作駒

栗。驪栗色也。後代轉名駒駝。

馬

馬之爲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精工。若杜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殆無餘巧。余又愛杜公作九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何其雄偉也。李燾長編載元祐西域貢馬云。龍顏而鳳膺。虎脊而豹章。振鬣長鳴。萬馬皆瘖。句亦奇矣。

良馬

歸風逮日。上取於天文也。歷塊絕塵。下取於地理也。綠蛇青虬。取於龍也。紫燕黃鸝。取於鳥也。言其疾如鳥也。驚帆言其迅如帆也。正練言其光如練也。其餘或取於鳳。或取於虎。或取於魚。或取於兔。草木或桃花。艾葉。蘭筋。蒲稍。采色。則玄黃。赭白。珍寶。則金。驪。裏玉。逍遙。周公係易之爻。則屯。渙。大畜。小壯。四爻擬之辭。孔子廣卦之說。則乾。震。坎。巽。四卦擬其象。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五花三花

唐詩朝騎五花馬。又五花馬。千金裘。杜詩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文。以馬鬣

剪爲五花或三花，皆象天文也。白樂天詩：馬鬣剪三花。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

雙蟲

淮南子云：馬鬣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況人乎？注：鬣蟲，喻無知。鬣蟲之名甚奇。

物有五倫

樂安李氏云：虎狼有父子之仁，謂其不相食也。此語有病，惡獸之父子不相食者多矣。何獨虎狼乎？今訂云：羔乳烏哺，有父子之仁。蜂房蟻穴，有君臣之義。睢鳩鴛鴦，有夫婦之別。鶉行鴈陣，有兄弟之序。遷鶯呼鷄，有朋友之情。

物性

狐狼知孤虛，虎豹識衝破。

烏燕

禽經云：烏向啼背，燕背飛向宿。毛詩：燕燕于飛，莊姜送歸妾。義取諸此。故曰：上下其音，參池其羽，皆背飛之義，送別之情也。

胡燕

玄中記：胡燕斑胸聲小，越燕紅襟聲大。李賀詩：勞勞胡燕怨酣春。吳越春秋：越燕向日而熙。丁儷芝詩：曉幙紅襟燕。

黃蝶

胡蝶或黑或白或五彩皆具惟黃色一種至秋乃多蓋感金氣也李白詩八月蝴蝶黃深中物理今本改黃爲來何其淺也白樂天詩亦云秋花紫濛濛秋蝶黃茸茸

鷓鴣

劉欣期益州記鷓鴣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爲酒器蓋卽今之鶴頂也

鷓鴣

鷓鴣不鳴禮月令文也禮引詩又作盍旦注渴旦鳥夜鳴急旦也郭璞方言注鳥似鷄冬無毛晝夜鳴今北方有鳥名寒號蟲卽此也說文作鴉鴉又作鴉鴉蓋自早省爲干故鴉或作鴉也猶禽經鴻鴈之鴈作鷓斥省爲干故鷓或爲鴉皆古鴈字也然則鷓鴣字正當作鴉省作鴉作鷓非鷓乃鬪鳥古以其羽爲勇士冠者非此同也盍旦渴旦皆以義借用耳唐詩暗蟲啼渴旦涼葉墜相思

熊館

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跣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虎僕

皇甫松大隱賦書抽虎僕射用牛螭博物志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爲筆今俗名九節狸張

季文嘗以此筆見貽。信爲佳也。

牛蟪見淮南萬畢術。

鷄鷓

鷄鷓海鳥。今俗名禿鷓。是也。出景渙小說。

鷓鴣

左傳青鳥氏。司分者也。杜預云。青鳥鷓鴣。立春鳴。立夏止。疏作鷓鴣。易通卦驗。立春楊柳津。鷓鴣鳴。與左傳合。然未知此鳥今名爲何鳥也。

玉鷄

水經注。昔王子晉與道士浮邱同遊伊洛之浦。始受玉鷄之瑞於此水。○唐宗楚客詩。紫庭金鳳闕。丹禁玉鷄川。

潮鷄

唐李德裕詩。三更津吏報潮鷄。臨海異物志云。石鷄清響以應潮。慧驅輕逝以遠熱。石鷄卽潮鷄也。

鶴井

鶴雀羣繞旋飛。謂之鶴井。必有風雨。可對蟻封。蟻封戶。天將大雨也。

酉陽雜俎易林。

鬼車

鬼車、九頭鳥也。白澤圖謂之蒼鷗。帝鵠書謂之逆鷗。夫子子夏見而歌之。裴瑜注爾雅言鷗、鷗、鷗是九頭鳥也。○小說周公居東周惡聞此鳥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餘猶九首。○按夫子鷗歌曰逆毛鷗兮一身九尾長兮只言九尾不言九頭。

絲鷗

絲鷗大如鶴俗訛爲慈老。

山都

鄧德明南康記云山都形如崑崙奴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噉之。

茶首

音蔡茂

博物記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爲蔡茂是兩頭鹿名也永昌有之。

翠碧

唐韻鳩音立水狗也注小鳥青似翠食魚江東謂之水狗陸魯望翠碧詩云紅襟翠翰兩參差徑拂煙華上

細枝春水漸生魚易得不辭風雨坐多時石林詩話云江淮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首顏色可愛崔德符通羊驛詩云翠裘錦帽初相識魚虎彎環掠岸飛。

雁馬

月令春候雁北秋鴻雁來又鴻雁來賓冬雁北向七十二候而雁居其四周易乾爲馬坤爲牝馬說卦震坎皆有馬象八卦而馬象其四何也雁知時識序德禽也馬引重致遠德獸也聖人遠取諸物之義也物有德且取之況人乎哉

蝦蟇

風俗通云一跳八尺兩跳丈六從春至冬袒裸相逐無他所掉尾肅肅說者以爲蝦蟇非也蓋言下馬患蚋掉尾振擊常肅肅也蝦蟇下馬音相似唐人名下馬陵爲蝦蟇陵亦此類也

叱撥

唐詩紫陌亂嘶紅叱撥叱撥馬名宋羣牧判官王明上羣牧故事六卷中載九龍十驥之名稱西河東門之骨法無不具焉其說馬之毛色九十一種又云叱撥之別有八曰紅耳叱撥曰鴛鴦叱撥曰桃花叱撥曰丁香叱撥曰青叱撥曰騮叱撥曰紫騮叱撥曰榆叱撥又曰北方馬以叱撥及青白紫純色綠鬃騮爲上驄赤驄騮白赤色爲中在驗驄駱駝爲下

野干

肇慶有騰犴嶺山產騰犴狀類木猴頭正方類人髮長尺餘常覆其面欲有所視輒搖頭以手披之○佛書所言野干卽此

鳧鷖

禮曰庶人執鳧尸子曰野鴨爲鳧家鴨爲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古者以鶩爲贄必家畜之禽

又取義於不能飛翔。可證也。管輅云。家鷄野鷺。猶尙知時。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鷺齊飛。皆誤以野鷺爲鷺也。文人用字。或取聲諧韻便。豈可據乎。楚辭。泛泛若水中之鳧。梅都官詩。野鳧眠岸有閑意。梁簡文詩。寒鳧共浦飛。其用字體物。却不舛誤。博雅云。鳧鷺鴨也。亦混家禽野鳥爲一矣。

批頰

唐盧延遜詩。樹上謔詼批頰鳥。臆間壁剝叩頭虫。王半山詩。翳木窺搏黍。藉草聽批頰。元人送春詩。批頰穿林叫新綠。韓致元春恨詩云。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鳥。平明乍捲西樓幙。院靜初聞放轆轤。批頰。蓋鳥名。但不詳爲何形狀耳。或曰。卽鶉頰也。催明之鳥。一名夏鷄。俗名隔燈鷄。

匱量

說文解量字云。匱量也。徐鉉云。蟲名。蓋亦不知何物也。余近觀臨海水土志云。量似龜。一名匱量。又名量。體一枚有三斛膏。

饒燈

鮫魚卽嬾婦魚也。多膏。以爲燈。照酒食則明。照紡績則暗。佛經謂之饒燈云。

鮪魚

說文。鮪魚出樂浪潘國。有兩乳。葉子奇曰。奔鯨也。名濁。非魚非蛟。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人。相傳嬾婦所化。佛書謂之饒燈。鳴瓊泛醴則明。披細辟繡則暗。

蟹圖

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蟾蚌。三曰撥棹。二曰擁劍。四曰彭壻。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烟。十曰虾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彭蜆。又有黃甲。鼈鼈。蟬蟻。在海中。鼈鼈島之東北。可補蟹譜之遺。然蟹譜亦甚略。首不引汲冢書海陽巨蟹其殼專車何邪。

吠蛤

東坡嶺南詩有云。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注不知蛤爲何物。近覽嶺表錄異云。唐林藹爲高州太守。有牧童牧牛。聞田中有蛤鳴。原註嶺南呼蝦蟆爲蛤。遂捕之。蛤跳入深穴。掘之。乃蠻酋家。蛤乃無蹤。而穴中得銅鼓。其旁

多鑄蛙黽之狀。疑鳴蛤卽鼓精也。東坡嶺南詩卽用嶺南事。豈淺學者可注耶。

好舛

張有復古編。以蟲名好舛。書作子方。按汜勝之術云。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穀爲種。無蠹好舛也。好舛二字。見於汜勝之書。汜乃漢人。亦云古矣。張有生其後一千年餘。何據而云俗作好舛。必欲去蟲而作子方。省則省矣。觀者只以爲人之字。安知其爲蟲乎。此其隘而不通。東坡所謂強作解事者也。皮日休隱書亦用好舛字。禮記方以類聚注。方蟲名。卽舛也。

怪魚

李淳風感應經云。河有怪魚。乃名爲鱮。其身已朽。其齒三作。此卽鱮魚也。南州志云。斬其首乾之。椽去其齒。而更復生。

鱧石

揚雄蜀都賦。石鱧水螭。石鱧。石魚也。如石燕石蟹之類。

蠔山

韓文公詩。蠔相粘爲山。十百各自生。按本草衍義云。牡蠣附石而生。磈礧相連如房。故名蠔房。讀如阿房

之房。

音傍見
史記

一名蠔山。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蠔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

所生。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宋翟忠惠焦山詩。僧居蠔山迷向背。佛宇蜃氣成吹噓。

吉吊

龍生三卵。一爲吉吊。上岸與鹿交。或在水邊遺精。流槎遇粘。裹浮木枝。如蒲桃焉。號紫梢花。道樞所謂龍鹽。有益帷箔者也。

鱧鬚

爾雅以鱧爲大蝦。出海中者。長二三丈。游行則豎其鬚。高於水面。故其字从高。鬚長數尺。可爲簾也。又閩中有五色蝦。梅蝦。蘆蝦。泥蝦。苗蝦。

狫

狫。將風則踴。鼯欲雨則鳴。故以狫讖風。以鼯讖雨。

狫。江猪也。

蝸蟪

鄒楊柳賦。蝸蟪厲響。蜘蛛吐系。

自照

王符潛夫論。蓬中拾自照。謂螢火也。杜子美詩。暗飛螢自照。李長吉詩。俊健如生獠。肯拾蓬中螢。皆用其語。

係臂

係臂。海錯之名。楊孚嶺南異物贊曰。係臂如龜。生於海洲。欲先捕之。必祭必求。而不信者。風波覆舟。

龜卜

唐李華謂龜卜之法當廢。余竊是之。蓋聖王以麟、鳳、龜、龍爲四靈。而獨於龜。刳之煮之。何其慘也。摘巢毀卵。則鳳不留。刳胎剔孕。則麟不游。聖王禁之。何其仁於麟、鳳。而不仁於龜也。書曰。魚鼈鳥獸咸若。龜卜之法盛行。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用之。一歲殺龜百萬。是斃亦咸若。而龜獨不成若。邪。古者龜卜亦上世習俗之。故聖人不能遽廢也。龜筮皆有書。孔子贊易而不贊龜。蓋亦欲崇此廢彼也。自孔子贊易之後。筮法盛行。卜法廢矣。亦不見後人之迷於吉凶也。且惠迪從逆。吉凶在人。龜何知焉。傳稱武王伐紂。卜而龜焦。以至仁伐不仁。何事於卜。卜之不吉。將遂止乎。是敗大事不細也。其後漢高帝入關。不聞其卜龜吉而始勝也。至漢文帝將入繼。乃猶龜卜。賴得吉兆。若其不吉。將遂不行。漢之大事去矣。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不忍龜之死。欲貸之。反覆千百言。愚謂元王之不忍於龜。卽齊宣之不忍於牛也。二君其有仁

心者哉。宣王以羊易牛。善矣。元王聽衛平得龜。可霸之說。卒殺其龜。何曾聞元王之興。且霸乎。余以爲龜卜。鑿鍾皆可廢也。且古之鑿鍾與鼓。以爲除去妖災也。今世此法不行。亦未見鼓鍾之爲人妖災也。

五四

孔子厄於陳蔡。夜有一人。長九尺。皂衣高冠。咤聲動左右。子路出與戰。相搏久之。孔子曰。何不探其臆。如其言。仆于地。乃一大鯉魚也。孔子曰。此物胡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凡六畜之物。皆能爲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也。殺之則已。

燈蛾

俗傳燈蛾。螢火所化。故慕光。

白翎鵲

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耳。言已心堅。而他人心不可保也。

白頭烏

三國典略曰。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許。集於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杜工部詩。長安城頭頭白烏。夜上延秋門上呼。蓋用其事。以侯景比祿山也。而千家註。不知引此。

朱鬣馬

符堅時。大宛獻天馬。朱鬣五色。鳳膺麟身。

王維詩。玉角肥與朱鬣馬。

阿濫堆

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名焉。左右皆傳唱之。尉遲偓中朝故事

鷺啄蝗

元成宗大德三年。楊州淮安蝗。在地者。爲鷺啄食。飛者。以翅擊死。詔禁捕鷺。

鶴在陰

鶴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易曰。鳴鶴在陰。傳曰。鴻雁隨陽。故汲冢書。目鶴曰陰羽。見王禹貢名雁曰

陽鳥。

鶴鶉獄

范百祿曰。牽牛以蹊田。而奪之牛。此王安石鶴鶉獄也。謂相牽引以入

鷺絲謎

杜牧之詠鷺絲詩。霜衣雪髮青玉嘴。羣捕魚兒溪影中。鷺飛遠映碧山去。一樹梨花落晚風。分明鷺絲謎也

信天翁

信天翁。鳥名。濱中有之。其鳥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食之。蘭廷瑞詩云。荷錢苻帶綠江空。

啖鯉含藻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亦可以爲諷也。廷瑞、漢之楊林人。

吐金鳥

酉陽雜俎云。魏明帝時。昆明國貢辟寒鳥。常吐金屑如粟。昆明。今爲雲南腹裏之縣。不聞此鳥。其遠至夷徼。亦不聞也。段成式好張大虛無之言。其著酉陽雜俎。亦似郭子橫洞冥記。唐人杜陽雜編。全搆虛誑。殊無一實。或者遠夷多詐。以金屑飼鳥。欺侮中國。如秦蜀金牛之事。未可知也。

王跌踢

爾雅。王跌踢。郭景純注云。卽螿蟻。似蜘蛛。在穴中有蓋。邢昺疏曰。此蜘蛛之一種也。穴居。布網。穴口。唐劉崇遠金華子云。長安閭里中小兒。競以纖草刺地。穴間戲。以手撫地曰。顛當出來。旣見草動。則釣出。赤色小蟲。子形如蜘蛛。江南小兒。謂之釣駱駝。其蟲子之背。若駝峯也。摺紳會同時。有以此質疑。衆皆默然。有明經劉寡辭者曰。此爾雅所謂王跌踢也。景純之注。可校焉。證之於書。衆皆稱服。慎按小兒呼顛當。卽跌踢音之反也。螿蟻也。跌踢。顛當也。字不同耳。此可補爾雅疏之遺。

濊窠魚

方言。康之爲言。空也。注。濊窠。空貌。亦丘墟之空無也。莊子。曷胡視其窠。亦指墟墓言。可証。今澂江有魚。漢人呼爲濊窠魚。其魚亦乾而中空。

千人捏

千人捏。似蟹。大如錢。殼甚堅。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言千人捏不死。因以爲名。或以謔市倡。

魚味美

諺云寧去屢世宅。不去鰓魚額。言其味美也。又里語云。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水渾深宜鯉。伊水清淺宜魴也。又曰。居就梁水魴。今遼東梁水之魴。特肥而厚。

相馬經

伯樂相馬經。有隆顙跌目。蹄如累麴之語。其子執馬經以求馬。出見大蟾蜍。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但蹄不如累麴爾。伯樂知其子之愚。但轉怒爲笑曰。此馬好跳。不堪御也。所謂按圖索駿也。韓文公詩。飛黃騰踏去。不復顧蟾蜍。亦影略用此事。

考工記

考工記。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鄭玄注。脰鳴。鼃黽之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蝸蟬屬。翼鳴。蟋蟀屬。股鳴。螽斯屬。胸鳴。榮原屬。許氏說文。蝸。鼃。詹諸。以脰鳴者。榮。蚘。蛇。醫。以注鳴者。蟬。以旁鳴者。蟪。蟻。以翼鳴者。螻。蟻。以股鳴者。蟪。大龜。以胸鳴者。二家解不同。可以參考。

蚘子贊

蚘子。蚌屬。形如瓦筒。橫從其理。五味具充。又千歲蝙蝠。化爲魁陸。別名爲蚘。形似瓦屋。

畫獅子贊

東坡題獅子曰。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岩岩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嗚呼妙哉。古陸子。

烏賊魚贊

魚有烏賊。絕脰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賊。吸吸嚙墨。迷射水慝。海物名記。

禽制在氣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嚙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隨兇科雉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兇而獲之。申公子培。刼而奪之。王欲誅之。左右諫止。不出三月。子培病死。子培之弟請曰。臣之兄有功於車下。臣嘗讀故記云。殺隨兇者。不出三月。王令人發平府視故記。果然。乃厚賞焉。說苑亦載此事。而以隨兇爲科雉。何子元餘冬緒錄云。隨兇科雉。不見他書。今人亦無有識之者。余謂子元但求之書。而不求之悟也。隨兇者。隨母之兇。科雉者。甫出科之雉。豈有別物哉。

寶誌公偈

人言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二根柴。便是家緣了。

鶴有二種

列子湯問篇。蒲且子之戈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上。相如賦。雙鶴下。玄鶴加以爲遊獵之盛。楚辭。鶴酸騰臆。煎鴻鶴。注。鶴鶴也。淮南子。鳳皇會逝萬里之上。鴻鶴鶴。莫不憚焉。蓋鶴之類。以其蒼色。故曰鶴。物類相感志。玄鶴。長足羣飛。天將霜。必先鳴。鶴之驚露也。此鶴之一種。說文。鶴。糜鶴也。關西呼

爲鵠鹿。此又一種。故名混麋鹿。裴瑜注爾雅曰。麋鵠。是九頭鳥。夫子與子夏。河上所見奇鵠九首。旣云奇鵠。則非常鵠矣。劉駒駱玄根賦。一足之夔。九頭之鳥。是也。河上歌。又言其一身九尾。信爲妖物也。杜詩。三更鵠鵠呼。又啼鵠催明星。此則常鵠爾。又有禿鵠。風止則下。風起而後去。急就章。所云乘風。卽爰居也。又別一種。

鳥名王母

齊郡函山有鳥。名王母使者。昔漢武帝登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函化爲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杜詩。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

足足般般

薛道衡文。足足懷仁。般般擾義。足足。鳳也。般般。麟也。說文。鳳鳴。節節足足。相如封禪書。般般之獸。樂我君囿。

鷓鴣周周

禽經。鷓鴣之信。不如鷹。周周之智。不如鴻。

韓盧宋鵠

義訓曰。韓盧。宋鵠。良犬也。盧。純黑色。鵠。黑白色。李賀詩。練香薰宋鵠。獵犬而以香薰之。蓋貴公子驕奢之習。猶莊子云。愛馬者。以蜃盛溺也。

燕旴鶯轉

禽經。燕以狂眴。鶯以喜轉。○眴。視也。夏小正。來降燕。乃睇轉。曲名。鶯聲似歌曲。故曰轉。

螻蛄寒蟿

風土記。螻蛄鳴於朝。寒蟿鳴於夕。○此蟬也。而分二。螻蛄朝蟬。寒蟿夜蟬也。

六燕乙鴻

陸佃謝吏都尙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鴻。常一耳。

尋常丈尺

禽經云。雛上無尋。鸚上無常。雉上有丈。鷄上有赤。上言飛而上也。雛之上。不能尋。鸚之上。不能常。鷄。雉也。倍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是也。鷄之上能赤。赤。古與尺通。莊子云。斥鷃斥。亦尺也。

雀鷲熊蹯

杜弼移檄梁武云。徒探雀鷲。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雀鷲。趙王主父。爲故太子章所逼。餓死事。熊蹯。楚成王。爲太子商臣所弑事。其後臺城之禍。索蜜不得。何以異此。庾信哀江南賦。亦云探雀鷲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弼言於未形之先。信述於已形之後。其偶合耶。抑有意耶。

鷹隼靈龜

枹朴子曰。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說者謂鷹隼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未驗。無以知其然否也。

鹿食九草

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糧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芎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性也。此可補本草及齊民要術之遺。

黃鳥宿淵

韓文公詩注引東方朔詩。海水暴竭。黃鳥宿淵。

八蠶之綿

文選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慎按漢愈益期牋云。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又永嘉記云。永嘉有八輩蠶。一曰蛭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蛭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珍。此則八蠶之實也。李賀詩。將餒吳王八繭蠶。則直謂一蠶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績。恐誇者之過也。

天祿渴烏

漢靈帝修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路。○天祿。卽大蝦蟆。伯樂之子。按圖索駿。以蝦

螻爲馬。卽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古詩。所謂天鹿辟邪眠莓苔也。

天鹿辟邪

一角爲天鹿。兩角爲辟邪。

水螢草螢

螢火有二種。有草螢。有水螢。梁蕭化則云。聊披書以娛性。悅草螢之夜翔。此草螢也。唐李子卿有水螢賦云。水螢爲蟲。惟虫能天。彼何爲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耿於蟹。足能自連。亦自憐於蜺。色動波間。狀珠環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於潁川。此水螢也。月令。腐草化爲螢。說文。作蠲。解云。馬蠲也。淮南子。作蚺。皆水螢之名。狀亦猶蝶。有草蝶。水蝶。二種云。

桐花鳳畫扇

李德裕畫桐花鳳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花落。則煙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余戲作小賦書其上。其略曰。續茲鳥於珍篋。動涼風於羅薦。發長袂之清香。掩短歌之孤嘯。愚按此。則川扇之始也。今川扇一種。以青紙爲地。畫人物花鳥於上。此其遺製乎。劉績霏雪錄云。卽東坡詞所謂綠毛么鳳。俗名倒掛者。唐僧隱蠻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叢花裏只如無。美人買得憐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銖。又劉言史有題蜀客楊生江亭云。垂絲蜀客涕沾衣。歲盡長沙未得歸。腸斷錦城風日好。可憐桐鳥出花飛。李之儀有阮郎歸一詞。詠倒掛云。朱唇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探花情味久安排。枝頭開未開。魂欲斷。恨難裁。香心休見猜。果知何遜是仙才。

何妨如夢來。自注云。此鳥以十二月來。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席不去。人愛之無所害。尤爲異也。

燕子打海青

海東青。鷹之鷲猛者也。燕子之弱。能剪之。獵者知其事。元歐陽玄詞。鷹房持獵同車駕。卻道海青逢燕怕。

鸚鵡非杜鵑

韻書。鸚鵡字。註云。杜鵑。此解非。鸚鵡。鸚鵡也。唐詩作什鸚。今名山呼。其鸚上有一點白。宋歐陽公有鸚鵡詞。略云。龍樓鳳閣鬱崢嶸。深宮不聞更漏聲。紅沙蠟燭愁夜短。綠窻鸚鵡催天明。蓋直宿禁中所作也。審如韻書之言。則宋初宮禁已有杜鵑。不待邵子天津橋始聞矣。殊可笑也。

高齋無白鳥

荊州江右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何子元云。北京某街蚊多。某坊蚊少。其無蚊處。雖帳幕可無。顧士廉云。松江亦然。又某門外城河中。可里餘。絕無一蚊。郡人暑月。嘗移舟避宿其間。余以何顧兩公之言。參之水經注。紀李姥浦。金樓子紀高齋二事。信有此理。演中環湖。苦多蚊。而寶珠寺。乃絕無影響。其理不可曉也。

鴛央食射工

春秋經書有盛傳云。南方淫女氣所生。一名短狐。狀如鼈。含沙射人。又名射工。玄中記云。長三四寸。鴛央。

鸞鷲、蟾蜍、悉食之。

海物異名記 萬震著

海物異名記密丁魁蛤之子也。江瑤柱、海月也。天爵、瓦隴蚶子也。膏葉盤、海鏡也。西施舌、鱧子也。西施乳、河魨臍也。

楊慈湖譽蚊

江山黃借菴戲作驅蚊賦一篇。謂虎可德化。鱷可文驅。蚊最不靈。爲血肉喪軀。其借以垂戒。亦正論也。楊慈湖簡作夜蚊詩。反其意而譽蚊。謂其傍耳皆雅奏。觸面皆深機。勝於人之耳提面命而頑鋼莫曉。蓋以蚊爲靈於人也。異哉其見乎。夫麟鳳龜龍。世莫不以爲靈物。蚊蠅蚤蝨。世莫不以爲惡蟲。自六朝至宋元。雖文士詩客。嘲辭戲語。未有譽蚊蠅蚤蝨而貶麟鳳龜龍者。況以蚊而貶人乎。慈湖主張象山之禪學。一時從其說者猶少。故憤而發此言耳。慈湖深入禪學。既謂蚊爲靈物。何不學古禪僧。躬至團風陽羅。以身齋餓蚊乎。議論一偏如此。可以講學明道邪。

金衣公子錦帶功曹

吐綬鳥。謂之錦帶功曹。卽詩所謂邛有旨鷗也。鷗本草名。而紋似綬。故字从鷗。从艸。

豹文鼠

郭璞爾雅序。豹鼠旣辨。其業益顯。注漢武帝時。謂孝廉郎終軍。旣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爭相傳授。爾雅之業。又摯虞三輔決錄云。竇攸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鼯

鼠也。見爾雅。詔案密書。如攸言。賜帛百匹。此事蓋兩見。

鼯鼠

易。鼯鼠貞厲。注以爲貪而畏人。按玉編。鼯鼠頭似兔。尾有毛。黃黑色。按形狀。乃今之鼠狼也。故貪而畏人象之。

沙鼠

沙鼠。今之黃鼠也。

狐疑鼬預

梁黃門侍郎胡少遐曰。狐性多疑。鼬性多預。狐疑猶預。因此而傳耳。乃知猶卽鼬也。

流離

尹子曰。詩詠流離。史書梟獍。流離鳥名。少好長醜。蓋毛鄭舊說也。

鳴

月令。鳴始鳴。鳴卽博勞也。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百勞。今不識爲何鳥。按禽經注云。伯勞飛不能翱翔。直刺而已。形似鸛。但鸛喙黃。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易林曰。鳴必單栖。鷺必匹飛。此鳥好隻。飛未嘗雙。性亦能擊搏。鷹集于林。則盤旋鳴。俟鷹飛。輒擊之。俗呼爲鳳皇皂隸。言百鳥畏之也。蜀中名鴛鴦。滇中名鐵鸚哥。又名榨油郎。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

文人誤謬

蔡中郎以反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蚤爲蠨螋。詩義以蝨爲螻蛄。高誘以乾鵠爲蟋蟀。誤謬何啻千里。

太平

漢書三登曰太平。○北史積儲九稔謂之太平。鳳、文明之祥。太平之象。故以是終焉。

